

代 敘

九一八倭寇的巨彈，震碎了東北三千萬同胞的心，毀滅了東北三千萬同胞的家庭與幸福。割裂了中華大好河山的完整！更逐步加緊威脅我們民族的生存！

我們的自由已被剝奪；我們的權利已被摧殘！我們已墮入奴隸之深淵！我們遙望家園，肝腸斷絕！這本小冊子，直是一本血帳，我們每讀一過，覺父母子弟親戚故舊同罹此難，慘狀歷歷在目，便泣不成聲，一個字一個字，都是血與淚呀！

謹將東北三千萬同胞的碧血，捧向全國同胞之前，聊作將伯之哀號！

倭寇這種暴行現在逐步進展，我們的忍耐準備已到最後關頭！同胞們！我們惟有全國精誠團結，一致抗敵！

馮煥章先生最近在中學生發表一文，對倭寇殘暴面目暴露無遺！更足證明此冊所載的狠毒，皆爲事實！馮先生主張：「團結一個抵抗的，拿全國的鐵和血來答覆他！」這是對付敵人惟一有效的辦法！將原文節如下，以資參考。

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我對全國各界，祇有兩個字的要求；這兩個字，便是「抗日」！二十二年五月，我在張家口會組織抗日同盟軍，收復了康保寶昌沽源和多倫；因爲時勢的阻隔，以至中道而輟。前年（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到南京來，便爲的是廣續以前的工作，促成中央政府澈底實現抗日主張。在察北，冀東和東北四省沒有收復而日本侵華野心

沒有完全歛戢以前，我是不會絲毫改變或放棄我這抗日主張的，也不會停止我的抗日工作的！所以，我有用口舌的機會，我講的是抗日的話；我有用筆頭的機會，我寫的是抗日的文章……中國有些人民懷着害怕日本的心理，以爲日本海軍如何，陸軍如何，空軍又如何。這樣的人，雖然看見日本的橫暴，憤怒之火縱是在心中燃燒着，但也難鼓起勇氣來。

其實我們拆穿日本的西洋鏡，戳破他這紙老虎，我們不但不必怕他，反而覺得更有勝利的把握……

日本帝國主義，因爲他的實力太差了，國內病症太多了，所以對外的侵略，尤其對中國的侵略，所用的不過是一些誘脅竊盜卑鄙無賴的手段，請看我簡單的摘發出來；

一、竊盜——日本大規模的走私，企圖擾亂我國的財政金融，打擊我國的工商業，於是我國遭受了重大的損失；這些話此刻也沒有工夫多說。單就走私而論，這便是一種擴大的偷稅行爲。無論在那國的法律上說，偷稅是一種罪惡；而日本的走私，比偷稅還利害。因爲偷稅者還不過是一種偷偷摸摸的竊賊而已；至於日本的走私竟是政府明目張膽有組織的強盜的行徑！

二、挑撥離間——在日本二十四年駐華總領事會議的記錄上和去年松室少將對關東的情報上，或顯明的或隱晦的，都說，要用各種挑撥離間的手段，來造成中國各實力派的對立，使我們自相殘殺，他便乘機收漁人之利。而且，在國際上，也用各種挑撥的宣傳，來防止我們聯絡蘇俄與英美，造成國際的孤立。這些都是事實。幸而國人都漸漸明白了沒有上他大當。

三、卑鄙——二十三年六月日本預備對我有積極行動，事先要找藉口，於是逼迫其駐南

京副領事藏本潛逃自殺。藏本雖然躲到紫金山藏了幾天，可是沒有勇氣自殺，終於被我國尋出勸回來了。日本的口實沒有造成，反而鬧出一場大笑話。但是他這種卑劣手段並不因此而中止，去年九十月間漢口上海的日僑的被殺，也是日本爲尋釁而弄的藉口罷了。

四、殘酷——去年在海河發現的許多浮屍，後來調查，是日本駐屯軍招數百工人鑿地道，完工之後，又怕他們洩露秘密，一齊把他們弄死拋到河裏的。這種殘酷的行爲，在歷史上，僅有秦始皇活埋修墓工人的事可比！

五、橫暴——當去年十一月三日日軍在北平大演習，穿過朝陽門走到花市口時，有東方高中學生許連城偕其妹上學。這位才十一歲的小女國民，看見敵軍在我國土上耀武揚威，忍不住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料竟觸坦克車上的日軍之怒，立刻下車，拖著那勇敢的「中華民族的女兒」放在車前，車輪過去，壓軋得「血肉模糊」「頭骨粉碎！」

六、陰險——日本對我國的外交言詞，無不是「笑裏藏刀」外表說來好聽，內中實際埋藏着惡毒的奸謀。譬如所謂「經濟合作」便是想囊括中國全部的資源；所謂「中日親善」便是要我們投降屈服；所謂「共同防共」不啻想控制我國的軍事行動；這都是一些陰險的毒計。

七、誘騙恫嚇——譬如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塘沽協定，以及二十四年七月六日的何梅協定，都是日本用誘騙恫嚇的手段使中國屈服的。前者劃平東十九縣爲非戰區，演成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冀東僞組織之成立；後者，使河北空虛，形成如今華北不安的局面。這

都是中國重大的損失。

八、收買——日本常用錢或預約的權利，收買大大小小的各種漢奸，所謂「駐華特務機關」就是製造並指揮漢奸的總機關。

九、惡毒——日本侵略中國，除用經濟，政治，武力諸手段外，還有種毒化政策。凡有日本人到的地方，隨即帶了鴉片、白面、紅丸來戕害中國人的身體；隨即帶了朝鮮和日本的妓女，傳播楊梅，來斷絕中國人的後嗣；隨即開設賭場，來頹唐中國人的意志，並且斷送中國人的生路；這是如何惡毒的方法呀！

假若有一個人，他生性具有卑鄙、殘酷、陰險、橫暴、惡毒的本質，而用挑撥收買的計策，來離開我們的兄弟家人；又用誘騙恫嚇的手段，來使我們屈服；再用竊賊強盜的行爲，來奪劫我們的財產，制死我們的生命；這個人，是我們的朋友，還是我們的敵人？這個人，除掉與他同樣的人外，又有誰同他做朋友？一個人，只要具上列惡德之一，已經很難立足於世；何況一個國家，更何況這個國家具有全部的惡德呢？同時，我們對於這種惡人，對於這樣無賴，只有強硬不能軟弱，因爲每個無賴，他生性只是欺軟服硬的，你要軟，東三省把他還不夠，又要熱河，又要內蒙古，又要華北，甚至要你的一切一切，這樣下去，我們非亡國滅種不可。你要硬，他便無可奈何了，可以一切都退還你。所以，爲求着自己的獨立生存，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不但用不着怕他，而且萬不可怕他。只有硬拚的抵抗他。

所以帝國主義用卑鄙、殘酷、橫暴、陰險、挑撥、毒辣、奪劫、誘騙、恫嚇收買各種

卑劣。手段。來。侵略。我們，我們還報的方法却不如是，我們只用團結的一個抵抗的心，拿著全國的鐵和血來答覆他。

(節錄寫給中學生)

目 錄

代 叙

- 第一篇 一九一八以後的東北……………一
- 第二篇 東北同胞的亡國奴生活……………八
- 第三篇 東北民衆被屠殺的慘狀紀實……………三三
- 第四篇 『滿洲國』的酷刑詳紀……………三九
- 第五篇 哈爾濱的酷刑……………四七
- 第六篇 安東的大屠殺……………五五
- 第七篇 啼笑皆非錄……………六〇
- 第八篇 東北大漢奸的荒淫無耻……………六三
- 第九篇 東北小漢奸的荒淫無耻……………六九
- 第十篇 日本正在毒化東北民衆！……………七四
- 第十一篇 黑龍江省教育界的大屠殺……………八二
- 第十二篇 在營口的檢查驅逐……………八七
- 第十三篇 東北近况略述……………九二
- 第十四篇 從亡省慘痛談到團結禦侮……………一〇一



11126/03

第一篇 「九一八」以後的東北

(一) 總叙

東北的淪亡，到現在轉瞬已經六年多了，在這六年當中東北三千萬同胞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所遭受的慘痛；東北幾十萬方里的土地在日本帝國主義所謂「王道」統治下的一切黑暗措施，我想必定是我們全國同胞所亟要知道的事，同是也就是我們東北同胞所要泣血苦訴於全國同胞的事。因為我們都是同處在一個國土，我們都是皇帝的子孫，我們的血肉是關切不可分離，我們國土的存亡，是要同遭慘痛！

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的佔領東北，主要是攫取東北成爲牠滅亡中國與進攻蘇聯的軍事根據地，牠侵奪了這一大塊的富饒的土地，利用東北富足的資源，來供大戰之用，日本強盜要把我們富裕的東北變成他的戰爭的屠場，把我們三千萬的人民作成牠的搶取屠宰的牛羊。

(二) 軍事防衛設備

東北被侵佔的五年以來，首先使我們看到的，就是日本積極的進行軍事防務的設備，進展非常迅速，最明顯的尤其是含有戰略意義的軍用鐵道的敷設，以便迅速的可以把日軍輸送到戰場上去。到一九三六年五月間爲止，東三省鐵路的總長已達九千四百六十四公里，而正在建築中的尚有八百四十五公里，還有秘密在建築着的鐵路不在其內。其中主要戰略幹線，起自高麗北部的清津港，經過雄基到吉林，復經量景索倫以達外蒙邊界的蘇魯等處，這條一

千二百三十公里長幹路，不是一種補助之交通線，而是公用的捷徑。其他各鐵路的路軌，都在開始改爲劃一的路軌的從去年八月間也就開始定成各種「雙軌」鐵路，約有二十種以上。此外還是繼續不斷地在計劃築路，即就上面所講的鐵路用極經濟的計算來估計，所佔有鐵路的價值，已在二萬萬元日金以上。

此外，敷設碎石汽車公路，也在拚命的進行中，從佔領滿洲時到現在，所建築的碎石公路，及改良汽車路已達十七萬公里，航空站有六十個，降落場有一百五十個，氣象測候站也是在不斷地建設，這些場所，這些路線，所經過的廟宇墳墓，都爲他們所沒收。用我們東北同胞的血汗來造成，還要受這些強盜來屠殺我們自己的同胞！

同時在交通方面，也完全操在日本軍指揮部的手中，建設了無線電站數十處，其中最大發電力的無線電站的電力爲一百基羅瓦特，在邊境一帶正在建築強大的無線電站中。

即在水路方面，亦盡量利用，一九三五年松花江艦隊有三十四個單位船隻，此外還在鹿兒島造船廠定製二十八隻補充艦，爲擴充造艦起見，一九三五年曾報資一百五十萬元日金。一九三五年中並大大開發東三省的富藏，特設「鹽津」鐵廠，其中均採取德國機器，製造鋼鐵設化學工廠，製造硫酸鹽亞馬尼亞。設撫順工廠增加池岩油的生產，其他如石油，水泥工廠都在積極的進行着。

在日本帝國主義未佔領東三省以前，他駐在東三省的軍隊祇不過僅僅一萬零五百名，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強盜駐屯在我們東三省的軍隊已增到十三萬名以上。林內閣上台以後，「

增兵滿洲」已高唱入雲，據最近調查日本駐滿的軍隊已增至二十五萬名了。此外，還有純軍事化的警察，民團，志願兵等組織，爲數總在十三萬之度，這些都是吃人野獸，殺人的劊子手，我們東北同胞在這種大兵的壓迫之下，時時刻刻都會成爲「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的危險呢！

同胞們！現在的東北，已不是我們舊日的和平樂土了！已成了一個碩大無邊恐怖的戰場了！在這種無限量的軍事裝備底下，不用說他的經濟的來源，還不是出在我們東北人民的身上的血肉嗎！

爲了這些緣故，我們全東北人民的生活狀況，大家都可想而知了。

(三) 農人工人的生活

說到中國人所開的商店財產土地，差不多完全被掠奪霸佔乾淨，好像在富錦，依蘭，土龍山等處的商家，雖是名爲日商所租借，其實等於沒收！其他各處都有日滿拓殖公司及滿蒙勸業公司強行低價收買（哈埠附近穆稜等處已墾地每畝三十四元，荒地每畝五元，東邊道等處，也強令併村，無法耕種，流離失所，哀鴻遍野。昔爲富有，今爲餓殍，其間慘狀，實不忍睹！）再加之朝鮮浪人霸佔農田，橫行鄉間，那更是屢見不鮮的，現在東北領事館裁判權撤廢後，鮮人大批來滿，及日人武裝移民，強迫收買田地，所以中農小農小地主，甚至大地主都要同遭破產，可是不甘願做亡國奴的農民，爲着要保存他自己的活命根，也漸漸的挺起胸膛來了。有一次日本武裝殖民到一百多個村子的地方，要把這一百多家的農民驅逐實行併村

的辦法，不料這裏的農民事先已經準備好了，召集了一萬人與日本盜強肉搏，把日軍一連多人打死。結果在日本的大砲飛機，機關槍的洗殺下完全殺光！其他如設立賭局花會，出賣毒品嗎啡白面海洛英等，都是破壞農村的毒辣手段。還有設立所謂「金融合作社」「村公所」拍糧納稅的機關，總之務使東北的農民陷於赤貧死亡境況，原先靠出賣勞動力來謀生的工人們，他們所受的痛苦，比任何的階層都要厲害！他們的工作時間，每天總在十六小時以上，而所得的工錢，每人每日最多不過三角，而且還是臨時雇用，毫無工作的保障，倘若與日本人比較起來，差不多祇有四分之一的數目。可以說東北的工人都是在挨着半飢半飽肚皮，在日本人的強迫底下，去替它們做牛馬的勞働。因為營養不足身體之故，稍有疲倦的樣子，就是怠工的表现，就可遭到開除，毒打，虐殺的慘痛。在上工下工，進廠向日本衛兵致禮「不恭敬」，也就要當心日兵的快刀和拳頭。而且還要扣除一日三角錢的工資。其他好像一九三六年撫順煤礦工人因反抗日人惡待，被礦警大屠殺，日本冬天在哈爾濱築路的數百工人，在單衣缺食的嚴冬下被日人驅去築路，因而大都凍死，有幾個死未斷氣即被活埋，那是如何殘忍的暴行！

(四) 亡國奴的教育

提到教育更使我們認識日本人統治方式的毒辣了。將所有的大學完全摧殘殆盡，雖還留有高等師範一處，也不過是完全造成日本式的御用人材。此外的小學，都施行日本教育，高中初中亦殘餘無幾，如遼寧的第一高中，遼陽的縣立高中也已勒令停止招生了。其他所剩下

的學校，皆爲日人所主持，職教員學生，都被監視，如行爲有不滿意的地方，隨時隨地都有被捕的危險。

至於教學方面完全以日文爲主體。所說的都是一些「日滿親善」「民族協和」「勞作教育」等等鬼話。使學生大部份光陰精力憑空消耗，祇知有日滿而不知有祖國了。

凡是日軍住紮的地方，除了奴役同胞以外，還要每家供給他們一個美麗的青年婦女，俾他們好發洩獸慾，即未發育之幼女，也要同樣受到姦淫，如有不聽命令，那麼屠刀落地，立即死在他們暴力之下。其他如開腸，破肚，活埋，等等慘無人道的屠殺事件，在東北日有所聞，甚至在哈爾濱，肇州，泰來以及各城市養成一批兇狗，去捕吃居民，以這爲他們作樂的辦法。

在這種情形下面，東北的同胞的命，是在飢餓，病痛，死亡，屠殺，鐵練的包圍中，他們的背上負着亡國的慘痛，然而他們的肩上，負起了反抗的重任。

(五) 義勇軍的蜂起

東北三千萬的同胞，真是到了再也忍不下的時候了！他們便不得不在「抗日則生，降日則死」的鐵蹄下挺起腰來，到處開展英勇抗日的鬥爭。

在日帝國主義的魔爪剛向瀋陽往吉林黑龍江伸展過去的時候，我們東北義勇軍已如雨後春筍似的紛紛起來！當時，總算是在艱苦的奮鬥中，訓練起來，健全起來，組織起來，作出現在偉大的抗戰工作。

在東北現有的軍隊中，以東北抗日聯軍爲最主要。他們是執行游擊戰術的發起者，在一九三五年他只有一個着，（南滿）和三四個游擊隊，現在已經有七軍了。第一軍有二十個游擊隊，其餘各軍，也有很多游擊隊，他們的脚在一九三六年已經跑遍了吉林全省，黑龍江的東南部和遼寧的東半部。這些地方是東北的糧食，煤礦場和森林的所在地，人口也是很稠密，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尤其是日僞的重要政治軍事，經濟的中心，（長春，瀋陽，吉林，哈爾濱，安東）也都是時常被義勇軍所威脅着。

就是其他各部的游擊隊，他們也學習運用游擊戰術去戰勝敵人，都收到很大的成功。他們一面以山林爲根據，一面跑到平原地域如淞花江，牡丹江，沿岸去活動。在南滿的，分一部份到北滿去，在北滿的，分一部份到南滿來，這樣來增進自己的經驗，與地理上的熟習。各部隊之間，互相的保持着聯絡呼應，以致敵人來討伐，不但處處遭到失敗，反而自己受到討伐與襲擊了。所以義勇軍的戰士說：「日僞軍是我們的軍用品的運輸大隊」。事實上是一點也不會錯。

的確，日本帝國主義在六年來是碰到了不斷想不到的武裝的反抗了，因而在他們的本國也使民衆的反對。去年日本強盜更作軍事冒險大舉侵綏。但是生存在綏遠前線的民衆，已經不客氣的給以武力的抗戰了，即在僞軍中的有良心的官兵也開始反正。當然這給我們東北義勇軍們東北的活動，以很大的幫助。日僞在全部抽調進攻綏東的時候，後方的防務，完全是交於保甲，實行聯保制度，我們義勇軍保甲的工作，做得相當好，義勇軍的活動也就更加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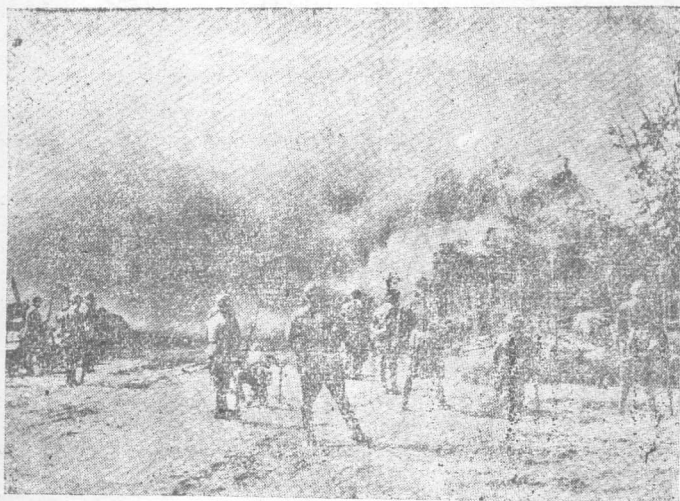
利，趁這個機會偽滿軍的反正的軍隊更像潮水般起來了，十一月間發生反正的事多起，反正軍的反正號召，也傳遍了各偽滿軍中。特別是金憲章部隊的反正，綏遠的抗戰，給我們東北民衆及僞軍以很大的刺激，提起了義勇軍作戰更大的英勇情緒。所以我們說：「綏遠的抗戰對東北民衆，是更加燃起了我們的怒火，愈益加強了我們的反抗的決心。」同胞們！國內的抗戰，是我們東北義勇軍的最有力的幫助。可是東北的義勇軍在沒有援助底下，孤苦奮鬥已經奮鬥了六年了，我們在這長期的戰鬥中，認識了只有依托在全東北，全中國的人民的身上，才能獲得我們抗敵的勝利。

關內的同胞們！在這六年來，東北三千萬的同胞所受的亡國的慘痛，絕不是我們這本小冊子所能盡於萬一，有的是在鐵蹄下而死亡了，有的是在淫威之下苟延殘喘，有的是在豎起戰旗與抵抗戰了。種種傷心慘目，可歌可泣的偉大史蹟都產生在五年之內，這短短的五年，在關內的同胞看來是春光數度而已，但是在關外的父老兄弟看來却痛苦萬年呢！

我們東北三千萬同胞，沒有一個（除了汗奸）不是急切地盼望政府與關內同胞能給東北人民解除奴隸痛苦的！然而我們企求五年多了，五年來的東北三千萬同胞的血和淚是日日盼着同情的反響。

東北的兄弟姊妹老人兒童，每一個，每一個，都在每時每刻希望着政府出兵收復失地，我們東北人的血是鮮紅地爲着民族解放而滾流着，我們希望全中國同胞，不要忘了我們東北人的血和淚！

莊村我毀焚的寇倭



東北同胞的亡國奴生活

第二篇 東北同胞的 亡國奴生活

前言

「不想窮，下關東！」這是流行華北各省的一句俗話，從這句話裏，便知道東北是怎樣一個富庶的地方。

但是這句話在現在已經完全不能實用了，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遭受××暴行的蹂躪，已經由「人間天堂」變而為萬劫不復的地獄了。

不過這××的種種暴行，却並不是佔領東北後便大加施展的。恰恰相反，××的勢力還未打定基礎的起初，他的政策却是溫和的。他生怕東北的老百姓起來反抗，便用種種陰險的手段來欺騙，來麻醉。口口聲聲平等親愛，就是要救救東北的老百姓。用「正義團」的名義

新性死道也
亦可死道也

放賑，用「博愛社」在街上賒米，藉着這一點點的小利益來收買東北人的心。等待老百姓的槍多半被收沒去了，××的軍警也佈置好了，這才一變從來的溫柔政策而橫行直闖起來。

「初軟後硬」。××在東北這種政策的改變，我們聽了小林鐵太郎所講的「滿洲建國主義」，也便可以知道。

小林鐵太郎是滿洲高等學堂的×人教授，去年七月，××滿洲關東軍軍部召集偽國各重要機關公務員，聘請小林鐵太郎作如下的講演：

「在已往的經過裏，知道軟性的道德化的王道主義是不適用的。對於你們中國人，是不能不用強硬的辦法的。我們今後的建國主義，必須改爲新的王道主義，這新的王道主義，建基於下面三個要素上面：第一，他是軍事化的，因爲非如此不能強而有力的去建設，非如此不能強而有效的剷除障礙。第二，他是一元化的經濟的，××人比中國人優秀，應該站在統治地位，來領導着你們中國人來作；第三，他是精神化（？）的，他求×滿不可分，×滿一體。……自今以後，爲了×滿民族澈底協合及未來雙方的幸福，對於那阻礙這新王道主義實行的叛逆分子，×方是不惜嚴厲加以制裁的，但這是事出不得已，你們不必恐怖，也不要認爲這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人是將自己的暴行公開地宣佈了，我們看看他行的都是些什麼事？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是禁止人民將東北的實況傳告出來的，下面的消息，只是漏網之魚，在××嚴密檢查下透露出來的一點一滴。東北的人民，有苦不能訴，實在的狀況，比

我們所能聽到的，還要加甚萬倍呢！

(一) 獨霸的統制經濟

××爲了操縱東北的經濟，實行統制經濟政策，一面對已有的中國人的事業強行收買，一面又限制中國人新事業的創立。在現在，重要的產業如交通上的汽車，已完全被×人強制收買，歸錦州的奉天鐵路局經營。電報、電話、電燈等，也完全收歸滿鐵電氣公司經營。再過幾年，在東北我們將再見不到中國人作的事業。

民國廿四年，「偽國」在×人指揮下，行一種商標法：任何新設店鋪都要向官方登記。中國人無形中受了限制，不能註冊，店鋪便無法開張。反之，×韓人的商業却因之大發財源。如依照滿洲年鑑統計：民國廿二年×商註冊登記的爲一萬零五百四十五家，民國廿四年則增至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五家！

在現在的瀋陽，煤炭印刷等事業，已完全操在×人手裏了：如學校公共機關用煤炭，便必須到××煤廠中去買，印一件信封紙名片，也非到那×人指定的印刷局印不行。××對商鋪的獨佔，不但任意把東西的價錢抬得非常高，而且因爲操着經濟大權，隨時可置中國人於死地。

在統制經濟之下，××又行「農產專賣」的政策；對於東北主要農產的大豆小麥高粱等，×人禁止老百姓私相售賣；收穫之後，一定要賣給「官家」，至於價格自然是由「官家」任意規定的。×人從中居奇，廉價買入，高價售出，一賣一買間的操縱，便使老百姓幾乎不

能生活。如在錦州，秋收時高粱價爲八角至一元，但到春初則漲至三元還多；小麥初收時每噸價洋四十元，但到春初則漲至九十七元。

此外，××爲了從東北取得工業原料，又任意命令老百姓種植他所指定的作物。如去年「偽滿洲國」實業部，在吉黑交界地方設置大規模之飼羊場，購買得亞利安羊二百萬頭，蒙古羊一萬一千頭，強迫附近的農民飼育。不但良田改爲牧場，而且老百姓代養的羊，如有死

的，還要照價賠償呢！

在××這殘酷的操縱與摧殘下：東北的農業是很快的衰落了。依照統計，民國廿一年東北產的大豆共有五百三十萬噸，民國廿五年則激減爲三百八十萬噸！這就等於說：從前一畝如產大豆五石三斗，現在則只能產三石八斗。

××對東北經濟的操縱與獨佔，從東北對外貿易的統計上也可以看出來：民國廿四年到廿五年，東北總入口的百分之七十，都來自××！

××的排斥中國人，獨佔東北經濟，從××近來投資的激增上也可以看出來，自偽國組織成立後至現在，××通過滿鐵組織的投資已經有十三次，一共有三萬四千五百萬元。直接投資，有七千萬元。如再加上收買中東路的債款一萬五千元及向在東北新建立的各公司的投資三萬萬元，則一共已有八九萬萬元了！

一切事業都由××來作，一切經濟都操在×人手裏，這就是×人在東北施行統制經濟的目的！再過幾年，我們在東北將再不能見到中國人所經營的事業了！

自九一八事變的第三年起，××即實行紙幣政策，要老百姓一律使用紙幣，有現洋都要存入偽國銀行，不許再行使用。用紙幣換來的銀與銅，用紙幣收買的錫與鉛，××都集中熔成大塊，運回本國：一方面使東北民衆缺乏反抗的鐵器，一方面好製造他們要製造的東西。

東北同胞，因爲不堪××人的種種滋擾，許多便想重回關內故鄉。在起初，××因急需勞工建築道路與軍事工事，是禁止東北人回鄉的。後來禁令取消，但限制人民出境帶款，每人只許帶五十元的路費，再多了是要被官家沒收的。但到紙幣政策已見實行的現在，滿洲國的紙幣出境後便成廢紙，許多同胞簡直路費也籌不到了。數年勞苦的積蓄雖說不少，但他只能空嘆「有家歸不得」！

東北與內地的匯款，也是要受限制的。東北有錢的人，要向關內匯款，必須要向銀行中的××人填表聲明用途，然後才准匯寄。匯寄數目，每人最多不得過五百元；如匯千元，至少須化用五六個人名，分匯五六次；但一旦敗露，便被沒收。

從關內向關外匯錢，最多也不得過千元，收款人必須說明用途，找具保狀，方能領出，如果用途不明，也有被沒收的危險。

××人在東北又極力排斥中國人。現在各機關各地方××人都一天比一天的多起來。至於有職業未被排斥的中國人，也多半幾乎無法生活。如拉濱線的鐵路工人，去年曾一直有半年的工夫不發薪。在工廠裏作工的中國工人，受待遇也非常的不公平；如在瀋陽，××鮮人一日可得工資一元餘，中國人則僅能得三四角。

現在的東北，大多數的苦工幾乎都受×韓人的排擠而無事可幹。（可幹的便是被抓作民夫去築路。）少數有事可作的，所得工資也幾乎不能生活，但這還不算，而且時常要受×人的欺騙。例：鞍山縣×人開了個紡織工廠，招中國的工人來作工，每日可得工資三角，當即有附近村民七十多名前來應雇。這工廠是×人的資本，但主事的却是中國人。待到開工三月，主事的中國人突然失踪。×方當即宣佈說：「你們的工資我們都已經發過了，放在主事人的手裏，現在他帶款私逃了，你們要把他找到，才有工資。」這樣，三個月的工便算白作了，×人說是主事者帶款潛逃，但據知者所知，主事者却是在深夜中被日人用汽車運走，用電磨磨死的。——這磨子多設在江邊，將人放在裏面，便立刻磨成肉漿，用江水一沖洗，一點痕跡都沒有。

（二）武裝移民強佔民田

××佔領東北後，爲了伸展他的勢力，便實行「武裝移民」的政策。依照××拓務省的滿洲移民計劃，廿年間要移五百萬人到東北去。移民津貼共分作三種：集團移民平均每戶五人，發給補助費一千元；農業自由移民每戶五百元；其他自由移民每戶二百元。這些移去的××人和朝鮮人都帶有槍枝彈藥，預備鎮壓中國叛民；他們如需要土地，便由官廳定出價格，由×人或韓人選擇着強買。這官定的價格，據說是非常不公平的：如富錦依蘭土龍山等處，原來土地一畝可值三四十元，但××却以每畝五元的價格強買了去。××樂意買那一塊便可買那一塊，中國人是不許不賣的。富錦有王姓一家，因不願將自己的土地出賣，便舉家老

小八口，一齊被××槍決。此外，×人又到處強租土地：他們見到願意種的好地，便不管你地中是否有禾稼即將收穫，立刻便租了去。輯安縣因此曾引起農民暴動，但雙方對打一天一夜的結果，農民失敗了，村莊被焚，有壯丁七十六名，一齊被×人槍決。民國廿三年的依蘭農民暴動，中國人被殺二千餘人，也是由強佔農民土地引起的。

強買與強租之外，更令人難堪的，還有「強佔」。××和朝鮮浪人，見到美肥的好地，時常要直接佔為己有。單就吉林東部及拉濱綫沿線說，××在計劃中要佔取的田地便有一千萬町步。木塞一區，也有二百五十萬畝。（每英畝合中國七·〇八畝——此消息得自西文報紙）例：黑龍江有個大富戶，數代的辛苦經營，頗有一些資產。×人得知後，便想把該富人的財產沒收。但是因為對該富戶的財產真象不明，一時不好下手。後來××官方派去×人十數名作該富戶的監習生，說是爲了幫忙，也順便學一學富翁經營產業的方法，等那十多名×人對該富戶的財產真像明白了，××便派軍警將該富翁抓去，財產沒收。

(三) 苛捐與雜稅

××初到東北時，苛捐雜稅，減免一部分：實心眼的老百姓，都以爲真的從此能過太平日子了。却沒想到這完全是××欺騙的政策，只是一種緩兵的計策。現在的東北，比從前重到千百倍的苛捐雜稅，是一天比一天的多起來，如東北人民喂狗，××便命令每隻狗都須帶一個銅牌子，這銅牌由官廳出賣，每個價洋三角。老百姓飼養的鷄鴨鶩，也要上稅，每五個編爲一架，一架每年要納稅七角。此外如屠宰捐，每隻豬四元二角，羊二元五角，牛六元，

實重到空前未有。這些之外，因恐怕人民加入義勇軍，又有一種「良民證」，用來證明人不是胡匪。凡十二歲到六歲的人，都要用連保的辦法向官廳登記，每人配帶「良民證」一張；每張售價一角，適用一年，到第二年經過檢查之後又須再買。此外的捐稅，更有所謂：地畝捐、警學捐、民團捐、戶口捐、灶捐、喪捐、喜捐、大排捐、公路捐、公益捐、濟貧捐、剿匪捐、門牌捐、保甲捐……千奇百怪，筆難盡述。

依照×方的統計：到去年止，東北的田稅增多四分之一；畜稅增加七分之一；戶口稅增加四倍。這因為：移民、築路、打義勇軍、……處處都需要錢，××不能不橫徵暴斂以益支出。支出的預算出自田畝的，起初只佔百分之五十，去年則已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了！自民國廿二年到廿五年，××在東北的開支共三十萬萬日元，這些錢無疑都要出在東北的老百姓的身上！

在現在東北的城市中，各商店所納的定額經常捐有三種：(一)每月按照營業額納捐千分之五，這捐比從前已加重了五倍。(二)每月按照純利潤再納捐百分之十。(三)估捐(?)；這是任意規定的。××憲兵對商舖先行調查，認為商舖一共值洋若干，便依之定出定額的捐，到期必須交納。這估計的數值當然是非常之高的。據瀋陽來信得知：資本二千元的商舖，每年所應納的估捐總在百元左右。

除了這重重的定額稅之外，又常有臨時的攤派，如去年便會派過兩次「援綏」勞軍捐；前年××地震時，又會派過「××地震捐」。臨時捐有時多有時少，稅額任意規定，每年總

要有十數次。

因為稅額太重，許多店舖便不免有漏稅的事情。×方於是自廿五年九月起，限制各商舖都要用複寫式賬簿，賬底寫兩份，一份存放，一份報官。這種報告，每兩天一次，是不能少有延誤的！呈報時手續複雜煩難，時被嚴行查問。

(四) 毒化政策

××佔領東北之後，頒佈了鴉片毒品公開售賣的命令。在各村鎮都廣設烟館，說是要恢復東北人的自由。現在的東北，是癮君子的樂園，因為雖是窮鄉僻壤的一個小村莊，也總有烟館一兩處。此外，更強迫東北人民種植鴉片：現在已有不少地方依照官廳的命令，每百畝田便須種大烟五畝，每畝抽十五元的種植稅，白面、紅丸、海洛因等，在東北自然也是非常流行的。

××又怕僅只毒品一物還不足以陷害中國人，又在各烟館中設有女招待，藉其招待的力量來誘陷中國人。如單在哈爾濱一市，現在的烟館便共有八十所之多，女招待共有二千四百人。

××自朝鮮或本國運到許多楊梅毒很深的妓女，在東北廣設娼館。因為娼館設得太多了，××已有病的妓女不够用，便又向東北鄉村中強行索要年輕貌美的婦女。去做娼妓。在撫順東邊的高家屯，駐有留守的×兵五十名，見村長的女兒美麗，便向村長強索廿名少女來供使用；村長無法，只好由村中公款以三百元一個的價錢，買來少女廿名當差。這廿名少女

經這五十名×兵姦污後，便充作官妓，在村中設立了一家娼館，廉價賣淫。

在東北，賭博又是公開的，最流行的是「花會」。「花會」共分三十二門，好像押寶，如能押中，則賠卅倍。窮的富的因此傾家敗產的不知有多少。

所以在現在的東北，任何一處都可見到許多烟鬼與賭徒。這些賭徒與烟鬼，是法律承認的順民，因為他們太多了，真弄得良民也無法安居樂業，朝夕都要掛念着他們的搗亂。

(五) 奴化教育

現在東北的教科書，已經完全修改了，歷史由遼金時代講起，關於中國史隻字不提，將使中國人再不知道自己已是黃帝子孫。如初中一年級講本國史，第二年便講××史。至於修身的模範人物，也完全是××歷史上的有名人物。最近又規定以×語為標準外國語，成為每週六七小時的必修科。「×滿親善」呀，「木車細車主義」呀，「感謝友邦之扶助」呀……滿書都是這些東西。

在校中，小學生少有愛國行動的嫌疑，便橫被毒打。但只此還不算完，還要責罰家長，因為他們說這是大人教育小孩子如此的。

現在東北的各中小學及專門學校，都有一個××人作副校長，學校中的教員××人也一天比一天的多起來。這副校長，對校中事務有處理的全權，有好多事經他手中辦過，校長及教職員多半是一點都不知道的。

在學校裏任事的中國人，時常要被×兵傳去問話、搜查，又時常被捕或失踪。在校中受

×人的嚴厲監視，說不定何時會犯罪，所以一點都不敢有所動作。又因為××排斥漢人，常常大批的撤換中國人，所以他們多半抱着「五日京兆」的心，持着「無所謂」但求敷衍的態度。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學校上課實與不上課一樣。——開學也不能進行課程的。

學校用的教科書，又完全由××官家發給，他處買不到也不許買。這發來的書籍，到來總是非常遲晚，有時學期已快結果，課本還沒有到。教員編的講義，又須先呈長春文教部的特務科檢查，批准後方能使用；許多教員因恐出言傷身，所以多半不敢編寫。因為這樣無書可讀，許多學生在校中也便只有空度光陰。

東北的高等學校如大學及專門學校之類，現在多半奉令停辦了，因為照×人說來，中國人只可受小學的工匠教育，是不配受高等教育的。也正因為這樣，現在東北的中小學中，勞作的科目特別加多。每天都要學生到街上去掃馬路，清陰溝，校中燒飯打水許多事情，也完全由學生去作。

東北的教育，完全依照×人的意旨去辦，是徹底的奴化教育，他將使中國人甘作×人的馴順牛馬，再不知道自己已是中國人。可是雖然如此，××尙覺不足，要對現有的教育橫加摧殘。

(一)去年五月二日溥儀訪拜××天皇歸來，有一封「回鑾詔書」發表，裏面完全是講的「×滿親善」「民族協合」一類的話。這詔書凡學生都要能背誦的。該五月二日並定為「訓民詔書紀念日」所有東北學校都要舉行紀念。岫巖縣基督教會私立之匯文小學在舉行紀念時

，遇到「向皇宮遙拜」一項，該校師生因爲是基督教徒，不願下跪。縣政府的×人參事官便大發雷霆，立令該校停辦，且羈押該校全體教職員。

(二)去年夏天五月廿五日，救國軍第四路指揮曹國士等在鳳城縣境與×軍接觸，×人派大批軍隊將該義勇軍打走後，即大行搜索。×軍守備隊長搜索到九溝峪時，到學校中去休息，見該校校長室內張貼有以下這類的標語：「青年人生當如流水，遇着障礙越過去」，「青年如夜入深林，須左手提燈右手提劍」。便問校長說：「這標語寫得很好，但不知是誰寫的？」校長不知牠的惡意，便將寫者韓佐周的姓名告訴他。該××軍官去後，不幾日，韓某便被捕下落不明，該校亦奉令停辦。

在×人這樣的摧殘下，東北的學校是大見減少了。依照官方統計：九一八事變前東北中小學有兩萬一千所，事變後則激減至一萬四千所，到去年則更減少至八百所了！××將使中國人都變成一無所知的混蛋！

對教育的摧殘，最殘的尤其是對知識份子的橫行殺戮。

例：1，齊齊哈爾第一師範的體育教員王柱華，音樂教員崔士奎，第一中學校長王紫卿，體育教員王文彬，工科職校體育教員劉古學，商科職校體育教員麻秉鈞，女子師範國文教員厲通綱，日文教員胡超凡，附小主任楊樹德，一師附小第一部主任李保全，第二部主任張永，私立龍江中學體育教員徐君，第一師範學生劉珍等四人，女子師範學生馬文鴛等二人，市政局股長劉嵩山，民報社長王甄海等七人，教育廳體育股長姜廣年，科員鄭炳寰，視學厲通

維，這些人同時被捕，五人被鎗決，其餘的公務員被判了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學生被判六年的有期徒刑。一師學生楊潔華，北大畢業生李維周等，無緣無故，竟然失蹤，不知下落。其他未被捕的學生和教員，也說不定何時會犯罪，再也不能安心上課。他們時常被憲兵傳去問話，書籍衣服也時常被×兵三番五次的檢查。

2, 去年夏天暑假前數日，岫巖縣大石橋×人守備隊長提茂經析木城路過時，到該村學校中去查看，在教員室內發見二本茅盾著的追求與幻滅，即以爲該校教員吳某是思想犯罪，當即抓至警察分駐所，後來下落不明。

3, 岫巖縣教育股長王某，去年春天三月底，自北平接到同學王某的一封信，詢問王君之子何以不來上學。該信不幸被該縣特務指導官野口檢出，即以爲王某勾結反滿抗日份子，當將王某捕去，處以極刑。

(六) 燒莊併村

××佔領東北後，因爲零星分散的村落不便統治，於是便行一種「併村計劃」。方法是由官方指定一個村莊爲指定的村莊，其他非指定的村民都要搬到村莊去，餘下的村莊，便用火焚掉。哈爾濱西北四十多里的一個陳莊，一位李姓老太太因爲不願離開自己的祖業，竟被×人活活地燒死在村裏。

(七) 徵兵與保甲

自廿五年一月一日起，偽組織又開始實行徵兵制：大縣一百名，中縣八十名，小縣六十

徵兵
1. 打俄
2. 打日
名。除了這些定額的強役徵兵之外，×人又常沿路抓人充軍。這些抓來的軍隊，多半是開到俄僞邊界，預備×俄作戰時當砲灰。

××又時常向各村強行徵兵，組織軍隊。王英攻綏擴充軍隊時，遼陽省各縣每縣俱須出兵廿五名。

××徵調各村十八歲到四十歲的壯丁，訓練民團：每人都要受六個月的軍事訓練，不管家中有何急事，田中工作如何忙迫。這民團說是用作剿匪，其實是用來打義勇軍的。並且有好多次用來對中國作戰。

徵調民供與索糧餉是家常便飯，所以在東北各村，每村每天都有幾十名壯丁，在等待着官家的差事！

××在東北又厲行保甲制度。方法是十家爲「什」，百家爲「伯」，各有「什長」「伯長」。保甲各家，都互相連保，立有保證書，如有一家犯罪，「全什」或「全伯」都要同受處罰。保甲各村，時常有×人招集訓話，說是宣布王道意旨。這種聽講，是強迫的，不能不去，所以現在的東北居民，對離村較遠的土地，多半不敢白天去耕種，因爲生怕一旦受招集，誤了差事受罰。

各保甲村莊，又必須訂買若干份書報，這類書報強迫購買，不用說都是談些「×滿一體」，「大亞細亞主義」……一類的書籍。

(八) 徵工與築路

××爲了便於運輸軍隊以統治東北的人民，又大修汽車路。普通的路寬三丈，地基用三尺厚的大石砌成，上面覆着沙土。修路的石料，完全由各村分段負擔，雖是離石料很遠的地方，也必得費九牛二虎的力量，把大石搬來，墊上這三尺石底。這修路的浩大工程，全由×人強徵的民伕來作，凡十六歲到六十歲的人，都在被徵之例。這工作，說作就作，是不能絲毫遲延的。所以那怕你田中有已熟的禾稼急待收穫，也須先把這「皇家」的「要政」作完，回來再做自己的田畝工作。因爲這樣，所以常常有許多良田橫被荒蕪，去年九月中，廟境南馬峪村的村民，便因被強徵去作民伕築路，以致使大好的秋穫爛熟在地裏。

築路時由×人作指導長官，任意鞭打，自是家常便飯。去年十一月天氣正冷時，地已凍得冰堅，××又強徵呼那寧縣的人民去築路，縣民起來反抗，經過三天的衝突，農民大敗了，有三千多人被殺。

海城二區轄境的蟒洞峪遼陽境至琪盤嶺的路，前後已經修過十一次了，從前抽調當地的民伕來修，後來因爲人多逃亡，不足分配，便把百里以內的民伕都調到那裏工作。這些苦工，非但沒有一些報酬，而且還要自帶糧食食用。

這築路的工作，不但壯年男子被徵，有時路政緊急，連老太太也在被徵之列，她們雖然不能親自動手，但可以手持燈籠照亮，以便其他人員在夜間工作。

撫順縣楊柏堡住戶李德先，被強徵去築路，因爲母親病急，私自回家，當被×人查出，以爲是私自脫逃，便被×人抓到官裏，橫遭毒打。待經保釋放後，李某母親已經病故，李

於氣憤之餘，不幸瘋狂，手持菜刀，將××築路指導官一人殺死，後來被××捕獲，即被××人用大洋釘子釘死在牆上。

因為路線都是直的，所以便常常要佔民田及民房。公路兩旁，又掘有深五尺寬五尺的溝，這也是要由老百姓來掘而且要佔老百姓的土地的。並且，在路附近五百米以內，禁止老百姓種植較高的作物（如高粱等）。

路築起後還不算完，還要由老百姓來保護。去年遼寧西安縣榆林村，有一家姓李的，因為在他地段內公路修補失慎，橋樑不堅，××裝甲汽車經過時，不幸滾到橋下。×人便將李某捉來，立刻槍決。東北地方，雨雪量很大，路非常容易受沖刷，所以每當天雨似停未停時，就可見到一羣羣的老百姓，抗着木銑與掃帚，在路上忙着爲「皇軍」修路！

到了去年，××在東北修築的公路，已有兩萬三千多公里（等於中國四萬六千多市里）比較民國廿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這三萬多里的道路，都是人民的鮮血與白骨！又是×人東縛東北的同胞的繩索！

此外×人設電話，築鐵路，挖戰壕……許多工程，都強徵老百姓作來。單就航空方面的建設說，××已建了空軍根據地七處，飛機場一百五十處。——被敵人強迫修築殺害自己的東西，這該如何的痛心啊！

（九）強迫中韓結婚

××移去許多朝鮮人，要他們到鄉村去找自己的妻子。等他們找到之後，便報告官廳，

官廳接到報告，便對他擇得的那家，發出命令，這婚姻如此便算訂定。結婚用倒踏門的辦法：便是朝鮮的男人嫁給中國的女人。過門後，朝鮮人便算家主，一切財產都歸他支配。對於中國女人，他們是可以隨意打罵的。去年一年，在榆林縣的鎮店村，曾有十六個女子因不堪虐待而自殺：七個上吊，五個投河，四個吃火柴。

(十) 指導官的暴行

在現在的東北，各縣都有×人作指導官。×人指導官，是時常要到鄉間去巡視的。所至各處，男女老幼，一律都要全體出迎，好好服侍，無論吃飯便房，村中都要竭力供養。所至各處，任意騷擾作出許多橫行無理的事來。

岫巖縣縣指導官尾崎的助員偏山，一日到八區達道峪村巡視，在村中飲酒大醉，見村長朱子揚的女兒貌美，便說「看你女兒倒有點小命，今天遇到我，就給我作了二房太太吧！」村長的女兒已經定婚許人，不肯答應，偏山酒醉之中，脾氣大發，便拿出手槍，立刻將朱某擊斃。朱女以父仇不共戴天，即在偏山威逼下，強裝應允，忍痛與偏山共宿，任其姦污。朱女待偏山熟睡後，即解下偏山所帶手槍，將偏山擊斃，隨後亦發槍自盡。×方聽到偏山的死情，認叛民作亂，即發兵一連，將達道村圍住，用炮轟擊後，再用火燒村。村民有向外逃的，日軍又用機關槍掃射。據附近村民所知，此次殘遭殺戮的人，男女老幼一共有四百六十多名。

(十一) 軍隊的蹂躪

×軍時常出去剿匪。爲了行軍的方便，他們是不帶軍餉的，走到那裏便吃到那裏。撫順

縣的七里屯，去年七月中有×軍一連自那裏經過，因為村莊太小，想吃肉沒地方去買。×軍便叫村民一齊把所有的雞都殺死來吃。但這還不算完，他們還找村中的大肥牛，拉來三隻，用鐵絲捆緊，然後用兩個大車合對着蓋起來，上面灌滿了村中一家小油坊的菜子油，用火點起來，將牛活活的燒成肉乾吃。

但這不過是×軍騷擾的一例，時常出動的×軍，這類事正多着呢！

例：撫順縣千金寨地方，是××發電所所在的地方，南滿綫各城市所用電氣，皆由此地供給，如將此地破壞，則南滿綫立刻即成黑暗世界；又加以那裏是很重要的產煤地，在××的軍事上佔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是義勇軍進攻的目標。民國廿一年中秋節，義勇軍曹仁發部三千餘人，盤據附近平頂山等四村向千金寨進攻，血戰一晝夜，卒被×軍所敗，退走清原縣。此役×人死亡二百餘人，故×人恨入骨髓，但義勇軍早已退去，又苦於無法復仇。×軍將恨遷於民衆身上。即於義勇軍退走後，將各村民衆召出山谷，聲言放賑撫慰，村民不知險計，即扶老攜幼而出，希圖領取賑物，待集齊有四千餘人時，×軍便用機關槍大行掃射，哭聲四起中，這四千多人便同時死於非命。

例：岫巖縣大桃沟村，去年五月廿日在東山上發現義勇軍一連。××當即派兵警約五百餘名往剿。軍隊至時，該連義勇軍早已遠飄無踪，×軍即在附近三四里以內大事搜索。大桃村住戶劉某及其二子，便被×人殘殺；劉某之長女及兩個兒媳，被×軍四五十名輪姦，該女不堪蹂躪，次日即一命嗚呼，劉某之兩個兒媳，也因不能動轉及羞愧難當，服毒自盡。

同時之內，南馬峪溝村裏住有人家四五十戶，因地處羣山之間，×軍認爲這是胡匪出沒的地方，即將該村用火燒焚，結果有男女十四人死於非命。——而據傳聞所知，附近各村，隨此事之發生，曾有二十四人慘被處死，房屋四十一間被燒。

爲了制止義勇軍的反抗，東北各村又時常分駐了許多憲兵。這憲兵駐在村中，所有一切需用物品，完全由該村供給。而且他們任意胡爲：見誰家的姑娘漂亮便可要來同宿；見誰家富有便可向該家索借金錢。他們說是保國衛民，是剿匪，但他們比土匪反而利害萬倍！因爲人民對土匪是可以反抗的，而他們却是名正言順的「皇軍」！（他們的暴行事例見前）

(十一) 浪人的滋擾

在東北的×韓浪人，仗恃着他們特殊的地位，時常到各鄉村中去尋是找非。前年八月，錦州東面的李家莊，便有韓人二名，帶了小學日文書廿多本，強迫村民購買，村人沒有辦法，結果給他們每人五十元，才算了事。

×韓浪人，又常到各處去強賣御影（溥儀像）。像的價格，視買主財產的大小而定，普通三四元不等，有時竟多到四五十元。據說這是表示親善的，不能不買。

此外，又常有×韓浪人在村中橫行勒索：他們常找尋村長，說是遺失了東西在村裏，是村人拾去的，村人一定要賠償出來，才算了事。因爲他們說：「在王道政治下，路不拾遺，那能隨便亂檢東西？」

浪人滋擾爲害之大，××人也承認，盛京時報不也這樣的說過嗎？「最好不允許浪人來

，少了一個浪人，勝過打殺十個胡匪」。也可見事實之一斑了。

(十三) 調查戶口「夜不閉戶」

××唯恐人民與義勇軍勾結，故常常對民衆的居室大加檢查。這種檢查，多半實行在夜裏。居民睡在夢中，時常要聽到××憲兵去打門。閉門必須很快，少有遲慢，便遭毒打，因為××人生怕你在作什麼準備。檢查時翻箱倒籠，任何處都要隨意亂翻。對於女人的任意調笑，自然家常便飯。如在撫順城內，去年九月初有一家過喜事，洞房花燭之夜，新娘竟受×軍翻來覆去的玩弄。該新娘羞愧難當，竟至吞火柴自盡。

因為這樣，所以許多人晚上簡直不得不開着門子睡覺，或一家數人輪流着值更。現在的東北，真是「夜不閉戶」了！

檢查在白天也是常有的，××憲兵到那裏查問：如「你家有幾口人呀？」「作什麼事情呀？」「掙多少錢呀？」……言語少有支吾，便遭毒打。在×人翻箱倒籠的檢查中。遇見喜歡的東西，強行拿去，自是常有的事。

(十四) 行動的不自由

東北人的行動，現在是備受限制的，路上滿佈了××憲警，到處嚴查。這種查詢，非常嚴格，言語少有支吾，便被囚禁毒打。一般鄉民，因為不慣於這陰森的檢查，至時往往不免態度拘促。×軍見此，便以為有胡匪嫌疑，加以拷打，好多人受刑不過，「屈打成招」，便被×軍當作胡匪。開原縣曾有陳某一人，年廿三歲，以農爲業，剛才完過新婚到親家去，途

中行經警查所，恰遇×軍嚴查義勇軍。×軍因見陳某束紅腰帶一條，便認陳某爲大刀會員（東北義勇軍之一派），當將陳某抓去，嚴刑處死。因爲這樣受冤而死的，日有所聞，實在不知有多少啊！

×軍在路上檢查的人，如有帶着金錢或值錢東西的，他便貪財害命，往往強誣該人是胡匪（義勇軍），殘加殺害。下面是一個自東北逃亡歸來的同胞的談話：

「那一天我路過清店村時，又遇着兩個×憲兵前來查問。他們要我跪在地下，自己一件件地把衣服脫下，好看裏面是不是帶着「私貨」。那時正是三九天氣，冷的利害，我跪在地下半點鐘，兩腿幾乎都不能動彈了。北風吹得如刀樣刺人，他們欲叫我把身上的衣服全脫光。他們聽我口袋裏有洋錢的響聲，便叫我說，「好！你這東西！怎麼帶私貨不先報告明白！」我說：「我那裏有什麼私貨？」他們之中的一個便拿起手杖，照我的頭上「各打」就是一下，嘴裏還說：「有私貨還不承認？再不走打死你！」我知道他們是有意詐財，便忍痛起來逃開了。上身的衣服沒有了，好些年積來的廿三元也被他們拿去，逼得我沒路，當時真恨不得與他們拚了。跑了十多里路，到一座山旁，身上冷得已不覺什麼，眼前直發黑，天又晚了。心想怎麼也是完了。不過却遇到一隊義勇軍，我把經過向他們說明，他們便把我收下，這才算逃出了這條命。……九死一生，我真想不到現在還能在人間。」

到達一地之後，且須立刻呈報警所，稍有遲延，也有因受疑而喪命的危險。所以在現在的東北，幾乎是一步不能走動的。

三王能
同吃
又不許三個人一同到飯館去吃飯的。如事出不可免，則必先早報警所。經批准後方才算是
不違法。

(十五) 殘殺的恐怖政策

在現在的東北，人人說不定何時會喪命，所以是夜睡也不得安的。××在東北佈置有無數的密探，專門偵查「歹人」，所以各店舖的人，幾乎不敢自相談話，因為外面隨時都可以遇到密探，稍一不慎，便會被抓去處死——東北人說話都不自由，時常要防備着有人偷聽！但被抓去處死，如真有反×的說話或行動，那還罷了，有好多密探，因為要買好長官與取得賞金，任意亂報，所以對於×韓人或東北流氓的橫行與搗亂，良民只有忍氣吞聲的去忍受，因為如一旦開罪他們，他們便「私仇公報」，會暗中告密，將你抓去，在這樣浪人的天下中，良民真沒法子過呀！

每年××在東北有兩次的大檢查，一次自四月一日至六月一日，一次自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在這檢查期內，總有不少的人慘遭殺戮，因之東北人便叫這兩個時期為「犯罪節」。遇到這種大檢查，非但許多良民要被殺，即有許多漢奸也時常因受嫌疑而被殺。

爲了避免「匪犯」的嫌疑，許多城市中的人，星期日簡直不敢在家中休息，因為在家中休息，××憲兵便會猜疑你又在作什麼陰謀，作什麼反動的計劃！所以在現在的東北，每到假期日，街上便可見到許多無事閒走的人。他們雖然勞累也不敢休息，他們必須在街上把時間消耗了！

在現在的東北，法網密佈，魂夢難安，真所謂「身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你雖欲甘作順民，但「事不由己」，仍不免時常要遇到殺身之禍。

黑龍江教育廳長的一個兒子在英國留學。去年給他父親去信說已經補上國民政府的官費了，告訴他父親再不用掛念。來往東北的信件×人是要檢查的，×人檢查得這封信後，暗中記下，却又將原信封好送去。該教育廳長接信後，因為怕生意外，便將那封信燒掉。可是不多幾天，便有十數名××憲兵，到該廳長的私宅中去查問這封信，問問是不是已經接到。該教育廳長不敢承認，便被××憲兵抓去，下落不明。

東豐縣城住戶黃延祖，在縣立第二小學任體育教員，黃君有一個兒子名叫繼先，年方十一歲。一天在街中玩耍，遇見二個×兵，×兵當即發問：「是××好還是中國好？」那孩子答說：「××好」，×兵聽後十分喜歡，便又問：「怎麼你知道××好？」那小孩即答說：「我父親說：見××人便要說××好，其實還是中國好，××却是我們的敵人。」×兵聽後大怒，即將黃延祖捕去大加毒打，幾乎喪命。後經多人保釋，才算了事。

龍江縣有一位李姓老翁，充任龍江縣長，已經六十多歲了，有一個兒子在北平朝陽學院讀書，去年李氏子去信大概告他的父親說：「父親高壽殘年，家中不缺吃穿，何必再碌碌受迫，爲人牛馬？……」過山海關時被×軍查出，當即將該老翁捉到，放在麻袋中，向空中亂投，這樣一起一落，便將這六十多歲的無辜老翁，活活的榨死。

黑龍江有位大夫，披義勇軍請去治病，不知問遺留下一張名片在那村裏，×人將該村剿

滅後，見了這張名片，認為該醫生與義勇軍有勾結，便將該醫生抓來，衣服脫得淨光，塞在一個滿釘着洋釘子的箱子裏，放在十字街頭，要每個過路的人都推轉三繞。該醫生在箱內痛苦連天，×人則在一旁拍手大笑。那位醫生，就這樣的殘遭×人的凌遲處死了！

因為這樣，所以在東北的人，誰都不敢用名片的。一舉一動都要提心吊胆，東北同胞的一行一動真比走刀山還難。

××在東北的密佈法網與任意殺戮，從××官方所辦案件的多上也可以看出來。自二十三年至廿五年，單只東寧一縣的警查派出所所辦的案件，便有三百七十多件！

(十六) 殘酷的殺戮方法

××深恐東北人民私懷異心，有所反抗，施行暗殺的恐怖政策。在現在的東北，時常有好多人突然失蹤，不知下落。這些人，無疑都是被×方暗中捕去，秘密殺了。

至於殺戮的方法，自然是非常殘酷的。據云殺戮的方法約有如下幾種：

(1) 活埋：××捉到犯人，便命令犯人自己掘溝，預備活埋。溝掘起後，命令其他的犯人把一人捆住，頭朝下放在溝裏，然後填土。加此令犯人自行動手互相活埋，一直繼續到僅餘一二人：這餘下的一二人，××用刺刀穿腹處死。活埋時，×軍在一旁持槍監視，看到被埋者兩腿亂行掙扎，他們便拍手大笑。

(2) 喂狗：××軍隊中養着許多軍用犬。×軍常從監獄中提出若干犯人，將兩足捆住，然後於相當遠處，放犬去咬殺他們。中國人痛呼連天，×人則大笑取樂。——×人暗殺人後

的尸體，多半是用來喂狗的，這些狗不吃其他東西，僅吃人肉。

(3) 倒懸：×人常將犯人衣服脫得淨光，然後用繩索縛住兩足，頭朝下，腳朝上，倒掛在大樹上，這樣便將人活活吊死，在寒冷的冬日，更常常如此。

(4) 電磨：是一種磨人肉的磨子，多在河邊。×人將犯人捉到後，放入這電磨，立刻便成肉漿。這肉漿用河水一沖，更踪跡毫無。

(5) 投河：方法是將犯人裝在麻袋中，塞以大石，然後投入水底，活活淹死。

(6) 釘釘：方法是將犯人的手心與足心，用大洋釘穿過，釘在牆上，這樣便將他活活的釘死。

(7) 灌湯：×人將犯人的腦袋塞在湯中，這樣便將人活活地灌死。所用的湯，有冷水，有開水，有辣椒水，還有時用煤油。

此外，用鐵鉗將指甲取去，用針刺指尖，用火燒，……都是×人常用的刑罰。原來亡國奴是比鷄狗都不如的呀！

黯澹成元日，王城蔽寇氛。鬼謀終覆社，兒戲亦能軍。
坐待乾坤毀，寧論玉石焚。歲華斷未覺，兀兀感離羣。

李釋堪

第二篇 東北民眾被屠殺的慘狀紀實

(一) 序言

我們的東北，淪陷到敵人的鐵蹄底下去，到現在已經五年多了。在這五年多的歲月裏，敵人是瘋狂了似的在那裏屠殺我們的老百姓，山海關外，那一片肥沃的土地，整個的都成了鬼王的刑場了。從那裏刮來的春風，都帶有腥羶的氣味呵！可是被人比作鬼門關的山海關，在敵軍的嚴密看守之下，我們雖然知道被留在東北角上的同胞們，天天在被我們的仇敵屠殺着，但這些鬼王殺人的具體消息，是很難從關山飛過的。現在筆者僅就以下幾件事實，把敵人屠殺我們的慘狀，向國人作忠實的報告。

(二) 歸併農村時的大屠殺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那些有熱血不甘作奴隸的民眾；組織義勇軍，揭起抗敵大旗，在這面大旗之下，風起雲湧，反抗的勢力，不久就佈滿了東北敵軍武力到達不了的各鄉村，此後，敵軍蠻橫的殺斫，強迫的收租收槍，以及日韓浪人的強佔農民的田產，使一些無田可耕無屋可居的人民，不得不走上反抗的途徑上去。這樣義勇軍的威力，愈來愈大，所以有一個時期，敵軍的足跡，不能邁出都市半步。他們對於鄉間的義勇軍的勢力，只有側目而視。

東北義勇軍的這種龐大雄厚的力量，當然是敵人的一種威脅，為達到他們侵略的目的，自然就得施行其毒狠的手段以肅清義勇軍了，於是有了歸併村莊的殘暴的手段。

都市縣城以外的農村，都是義勇軍活動的地帶，所以他們要肅清義勇軍，就想到了歸併農村。歸併的辦法，是通令某某某村莊，於某日搬家。到了這一天，敵軍就到這些村莊去燒房，這樣好多不忍捨棄祖業的人，都被敵軍擲入火中，與其祖宗遺留下來的房屋，同歸於盡。被驅走的人們，無疑的就流浪到都市中，作飢餓線上的一員，等待着凍死，餓死。

這種歸併農村的慘舉，在遼寧的東邊一帶普遍着。

在九一八後的第三年，遼寧撫順的楊柏堡，全村被加上勾通義勇軍的嫌疑，這一村的三千多老幼，被騙到一個山坡下，完全被機關槍掃射了，這就是他們歸併鄉村附帶作的一件事。

(三) 用人血塗成的公路

我們知道，現在東北的汽車路，是四通八達，就連現在還能存在的較大一點的村莊，也都有公路連貫，那些公路，普通有三丈寬，地基都用三尺多深的石頭砌成，論建築，可以說是很堅固耐久的了。——公路的修築，當然是我們老百姓的責任了。公路修成，交通便利，在敵軍施展其威力時，當然更方便了。比如說駐在縣城中的敵軍，想到某村去捕人，每每要因爲通行大車的道路，不能行駛汽車，他不能達到目的，現在有了平坦的公路，他們很容易的就把人捕來了。我們的老百姓們，知道這個；但，你若是不修，馬上就會丟掉了性命，那一個還敢提出反抗呢？

爲了修路，放棄了仰賴吃飯穿衣的農事工作，修完了路等候着饑寒而死，這還是間接的屠殺。直接的，修築時，即使你快要讓工作累死了，他們也有方法找出認爲你不勤的理由來

；處理這種所謂不動的農民，掘土坑活埋，是最普通的方法。爽快一點的，則是一粒槍子；再者築路用的石頭，我們知道，那不是東北各個鄉村所有的東西。負擔某一段公路的農村，若是距離壘石的地方太遠，那也得設法弄了來，不然那就是反抗：活埋，或一粒子彈。修完之後，某段公路，如果被認為不滿意，那麼負責這一段的村民，就整個的遭槍殺。單單的殺死這些村的首領，還得算「皇軍」的寬大。——關於這種屠殺，在東北各地，是太多了，凡是有公路的地方，都有我們老百姓的血痕呵！

此外，護路，掃路，也是沿公路農民的日常功課，稍不如意，則殺傷相繼，我們的老百姓，死於所謂護理公路不謹慎者，亦日有所聞。

總之，現在縱橫東北各地的公路，實在是我同胞的血所塗成的。

(四) 副校長是勾魂使者

敵人佔領我們的東北之後，和大屠殺一同應用的政策，是摧殘我們的教育。我們知道，現在東北青年們，所受的都是奴化教育。而這些製造奴隸的學校，主要負責的人，都是敵人。而敵人憲兵及特務，又不時的到學校去詢問，檢查。更重要的，不論中學小學，學校裏都有一位日本人作副校長；副校長的任務，是監視全校的先生與學生。他對於學校，自校長至學生，有頂超然的權力，如果他對於你不滿，他馬上可以把你免職，開除，或通知警憲加以逮捕。不幸的教員，或學生被副校長通知警憲捕去，「反滿抗日」的罪名，是現成的，毒打之後，不是長期監禁，便是上電磨，喂狗，活埋。現在遼寧的「省立師範校長」陳國度，就

是被這樣逮捕的一位，他被長期監禁，求生不得，求死亦難！至於被捕去而無下落的中等學校的教員以及學生，單是在瀋陽一城，就無法統計。所謂被捕而無下落，人們心裏都明白，都不外是上電磨，喂狗，活埋。

(五)「皇軍」淫威下的犧牲者

敵人軍隊出征，例來是有隨行官妓的。可是駐在東北的軍隊，現在就不必費這末多的事了。因爲所謂「皇軍」者，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向老百姓取給，所以少女也在明目張膽的徵集中，並不例外。

散佈在各城鎮的「皇軍」，現在竟公然命令四鄉村長供給少女以滿足其獸慾，這裏有多少良家的少女，在獸慾之下被犧牲了，依然是不能統計的數目。

隨着少女犧牲的事情，也附帶着有屠殺的事件出現，與京縣的某村長，受「皇軍」的命令，供應少女二十名，某村長，不忍全村的少女被犧牲，通信使村中的少女逃避，另找了二十名老婦塞責。「皇軍」一怒，就把某村長槍決了。該某村長被槍殺之前，毒打了一天還罰令在院中跪了一夜。鐵嶺某村，村長不忍本村的少女供禽獸蹂躪，又要顧全自己的性命，乃出錢買了二十名妓女，事被「皇軍」發覺，毒打一頓，又罰洋三千，才把這位老村長的性命留下了。

(六)從三島新來的劊子手

最近從日本國派來一批搜捕班，這是一羣殺人的惡鬼，這一羣劊子手，到了東北，整個

東北，簡直變成大殺大斫的世界了。

搜捕班搜捕的對象，主要是知識份子，其次是年青的人。凡是被搜捕去的人，不論你在社會中的地位如何，一概不准任何人來說項，一概用殺頭的辦法來處理。從去年十二月起，每個縣份裡，都有一大批知識份子以及年青的人，無辜的死在這一批劊子手的大刀下。

在齊齊哈爾，師範學校的體育教員王柱華，音樂教員崔士奎，一中校長王紫卿，體育教員王文彬，工科職校體育教員劉學古，商科職校體育教員麻秉鈞，女子師範國文教員厲通綱，日文教員胡超範，附小主任楊樹德，一師附小主任李保全，張永，龍江中學體育教員徐某，同日被捕。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的，是王柱華和麻秉鈞兩人，已經沒有性命了。其餘，到現在還在生死不明中。

此次被殺的麻秉鈞，是東北大學的畢業生，在校時曾數次作學校的籃球隊員，代表學校，遠征過大連，日本，以及參加過全國運動會，據一般的批評，麻君是現在中國籃球比較最好的中鋒，有代表中國的資格。可惜滯留在東北，被人糊糊塗塗的殺掉了。

還有，黑龍江省教育廳長王賓章，也被捕去殺掉。據偽滿公報，說是誤殺，一廳長可誤殺，那麼老百姓們，在這次大檢舉大屠殺中，他們的性命還能算一回事嗎？

總之，現在的東北，民衆們無時不在被屠殺着，他們早晨不敢希望到晚上不遇害。街上的一部汽車駛過，他們要嚇一跳，突然門響一下，也會想到那是敵人來捉人了。從水火中把這些可憐的同胞們救出來，那惟有舉國一致的把失地收回來。東北的民衆，現在除了到處用自

己的血肉，向敵人抗戰之外，更無時不在虔誠的向國人請命，他們祖國的同胞們，究竟是在如何的準備了呢？

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毛詩 式微

第四篇 「滿洲國」的酷刑詳紀

我們被日本強佔了的東北，那一片生長高梁的土地，如今是悲慘的染上了我們同胞的一層殷紅的血。那三千多萬的可憐的同胞們，是輾轉在變相地獄的環境中，掙扎着，煎熬着！現在，就筆者所耳聞目睹的『滿洲國』的酷刑，詳細向讀者們報告一下。

在談這些人慘不忍聞的酷刑之前，先談談日本強盜和漢奸們給我們同胞加上的罪名。

原來在每年二月一日到四月一日，十月一日到十二月一日，這四個月，日本人名之曰「犯罪節」，在這個期間裏，要集中他們在東北的全力，作搜捕的工作，凡是知識份子，以及他們認為是不「安分」的青年人，都有在夜深時陡然被捉進警察局或憲兵隊裏去的可能，罪名，就是「反滿抗日」和「叛徒」了。「叛徒」，是指着義勇軍而言，其罪和「反滿抗日」一樣，非丟掉性命不可。

他們捕去的所謂犯人，並不必有某種嫌疑，或某種原因，偶然的想起了這個人，「他們想起了」，那就是理由，至於你無故的出了一次門，或有誰當着特務人員說了你一句壞話，就更更是極充足的理由了。

上邊說，每年二，三，十，十一四個月是「犯罪節」，在這期間裏要大舉捕人，並不是除了這四個月就不再捕人，平常他們也是爪牙四出，不過不比這四個月集中全力那樣利害罷

了。

捕去的人，就用以下將詳細報告的種種奇怪的酷刑，來逼問口供。被捕的人，受刑不過，犧牲出來性命，把他們要給加上的罪名一口承認了，以為這樣等着死，總可以少受罪了，然而事實也並不這末簡單，如果這個可憐的人，承認了他是「反滿抗日」，那末必定再根究和他合謀的人；承認了他是共產黨，那末必定再根究他的同伴或黨的組織關係。說不出，還是得受慘酷的刑，如果這人在暈迷狀態中說出來幾個朋友的名字，這幾位朋友禍事就臨頭了。照這幾個樣子，就羅織成了無限廣大的冤獄。

在日本人施行的各種奇奇怪怪的毒刑，可以分逼問口供時的酷刑和致其性命時的死刑兩種，現在先談逼問口供的酷刑。

我們知道，在日本人各種狠毒酷刑之中，有一種「灌涼水」，這種酷刑，看來不像太兇，實際可頂利害。

那是用特製的木橙，橙的一端，有一個剛好放人頭的槽。被捉去的人，脫光衣服，放在木橙上，有現成的皮帶，把手和腿細幫得牢牢的，同時，在頭蓋骨上也有兩條皮帶，使頭部不能動轉。佈置妥帖之後，有自來水的地方，水龍頭扭開了，沒有自來水的地方，是一大壺涼水。人躺在木橙上，完全不能動轉，可是嘴的啓閉還有自由，這時便有一種膠皮棒，在肋骨上狠命的抽，——這種膠皮棒，有鉛心，是當初瀋陽大東關外兵工廠不知作何用途的一種

東西，現在分發到了各地，成了東北民衆的一件刑具。——肋骨像要折斷了的疼，嘴，就不覺的張開來，於是如注的涼水，就不容人緩氣的灌下去，兩分鐘，頂多三分鐘，人就背了氣。如果就這樣死了，那是這個人的幸福，受刑的人及受刑人的家屬，親戚，朋友，都不反對這樣想。可是，我們的敵人，是並不輕易致死一個俘虜的，他們用木棒，在人的肋骨上壓，涼水又從口鼻噴出來，也就悠悠的活轉來。

這樣，頂少是三次，多則八九次不等，如果承認他們逼着承認的罪名，再胡亂的說出幾個名字作為同黨，那末再斟酌情形，送到陸軍監獄去，或者處死刑。如果涼水灌進去之後，木棒在肋骨上盡力的壓也壓不活，算完了一回事，他們有地方丟屍體。如果咬緊牙關，不出口供，也沒有被灌死，不幸的人羣之中，也有少數這種挨過來的人。然而這種被放回去的人，涼水已經把肺和腦傷了，多數是神經錯亂，體格軟弱，成爲一個再不作什麼事體的人。

通化第六師範，前任校長馬冀北，在去年冬被捕，竟到井台去灌涼水，結果把一個人，活活的和冰凍在一起，用鐵鍬往上起，馬校長的背上生生的脫下來一張皮，這人，不用說，是已經死掉的了。

「灌涼水」這種酷刑，在東北各地是頂普遍的一種。

在諸種酷刑之中，不要說當事者，不要說眼見，就是聽人說說，心裏也要覺到凜凜然，或隱隱作疼，有一種在人的手指上用功夫的毒刑。

先是把一支筷子放在兩指或兩趾之間（手脚不一定），再把牠們合攏來，用力擠，這名字

，是叫「挾快子」，一遍兩遍，如果不能再逼出口供；就用一種皮套，也是特製的，把手或腳放進去，是一毫不能動轉的，然後，天！一隻大針，望指甲縫中刺，鮮血順着指頭流下來。十指連心，有誰能經受得起這種無法形容的毒刑？

安東林科高級中學校長秦有德，就受過這種刑，他的手指腳趾，始而高腫，繼而潰爛，到他死的時候，手指腳趾，完全爛掉了。

比較最殘酷的刑，還有「吊打」，「釘貫手心」和「火燒」三種。「吊打」彷彿不是日本人在東北我們那一羣可憐的同胞們身上發明的，然而其施行也特別。其方法，是把人吊起來，打，並不是用皮鞭之類，乃是用堅硬的木棒，如鋼把等物，專向骨節處打，打的時候，至少要圍上四個人，被打的人躲開這邊，那邊挨上，若是萬幸逃出這一條性命來，四肢消腫以後，骨節運用也不會再靈活，也就成爲一個完全殘廢的人了！至於「釘貫手心」從字面也可知他們處理的方法，那是用兩隻大的鐵釘，把捉來的人的兩手，釘在牆壁上或木頭上，鳳城初中李校長，被捕之後，兩手就被釘釘過，現在此人的生死，還在不知之中。至於「火燒」，有兩種，普通的是用香燒，木火或燒紅的鐵，燒人的脖項，被燒的人，如幸未燒死，因脊髓受傷，人也就變成麻木不仁，其次是用燒紅的鐵條，燙人的身體，但這得揀肥胖的人才用這方法，和被涼水灌死的馬冀北同時被捕的佟冠英，他是通化第六師範現任（去年）的校長，人生得極胖，合乎被燙的條件，那赤紅的鐵條，在他的肥肉上吱吱的響，直到他被燒死

止；這種悽慘的狀況，能使人忍心想象嗎？

此外有四種說來像是兒戲的勾當，然而這樣的兒戲，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中國人。

第一種是用木棒打人的生殖器，用鐵鉗子拔陰毛。第二種是使人跪着舉木椅，一舉就是四五個鐘頭，稍一活動，木棒是不論頭腦狠命的打下。第三種，是把人的手足網到一起，成一種猴子形狀，然後吊起，起碼四五個鐘頭，他們給這種毒刑起了一個名詞，叫「猴坐殿」。

第四，坐電椅。人在通電流的鐵椅上坐過，就完全成了一種殘廢人。

逼問口供的毒刑，是完全隨着日本人的興趣來，他們興之所至，從他們殘酷的性格中，儘可想出無數奇怪的毒辣的方法來，以上數種，是僅就筆者所知的幾項，其他不可思議的毒刑，還不知道有多少種類！

以下是筆者所耳聞目睹的八種死刑。

經過千百次折磨之後的所謂犯人，除了極少數的人有了生路，其餘未被折磨死的，終究還免不了死。

死刑之中，最痛快的，要算執行槍決和殺頭了。然而死者容易，活的却難，執行槍決或殺頭的時候，必要在監獄中再找出幾個陪綁的人，一同綁出去的人，真就槍斃了或砍了頭，自己再被拉回來，這是一種恫嚇的方法。瀋陽憲兵隊楊翻譯和瀋陽共榮中學校長王荊璜被殺

時，就有督學巴坤齡，和教育會長陳國慶這兩個人來陪綁。

其次把人綁牢，丟進水裏去淹死，也還算是比較痛快的死法。以下開膛，肢解，喂狗，滾釘四種死刑，說來真使人心痛欲碎。

把一個活人，生生用尖刀開了膛，讀者們，我們不是僅僅在故事中聽見過這種荒唐的傳說嗎？現在，有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在東北的那一塊土地上，敞開胸膛，在試敵人牛耳尖刀啊！開膛在遼寧東邊一帶，用得頂普遍。

肢解，把一個人，用一把極大的鐵剪子，先從手足起，剪得一節一節的，——如果多剪一塊，一下子把人剪死，在這種情況下，真得算是功德了。

日本人在東北，訓練一種狼種狗，作警犬用，這些狗，是完全用人肉養活大的，但是牠們怎樣吃活人呢？方法是先用人的衣服，包裹上牛肉，也做成人形，丟進狗圈去，使狗吃，這樣慢慢的就可以訓練使狗吃活人了。——當一個受過很久折磨的人，被推進這種狗圈裏去，一隻狗撲來，一下子就被按倒，咽喉上一口，絕不容許掙扎就被解決了；然後撕開衣服，一口一口的慢慢的吃。

滾釘，是把一個人脫光了，放進一隻滿釘鐵釘的木箱裏，釘上蓋之後，在路上滾，直到把人滾死算完事。在安東有一位賣藥的先生，把藥賣給了義勇軍，後來這印着舖號的包紙，被日軍在這位義勇軍身上翻出，硬拿包藥的紙作證，說這位賣藥先生暗通義勇軍，就把他裝

進釘鐵釘的木箱。放在馬路，由看守的人指導，凡是過路的人，都要推一下，使箱子滾一轉，直推到這位先生沒有了聲息，才完事。

死刑的種類，和逼問口供用的毒刑一樣，也是千奇百怪，毒辣到不可思議，以上所記，不過是筆者所知道的幾種罷了。

至於他們殺害了的人，以及毒刑致死的人，那些屍體棄置，是靠海的丟進海裏，靠江河的丟進江河裏，離水遠的地方，就在郊野裏埋掉；在瀋陽城裏，清宮的門前，不是有塊名叫「石面」的石頭嗎？在那塊石頭後面大牆裏，那一道極深的陰溝裏，就不知道放進去有多少屍體！

談到這裏，再說一段也悲慘也很快人心的事情，作為本文的結束。

去年的一月一日到三十日，住在瀋陽的一些爲虎作倀不知好歹的中國人，專門幫助日本人謀害老百姓的特務人員（俗名腿子），平日欺壓良民，那時候也一起被日本人捉起來了。那一次足有一百多人，凡是他們幫助日本人給老百姓們嘗的毒刑，他們也都一一嘗到了。對他們的逼問，是老實不客氣的向他們要他們平日敲詐來的錢。

此事發生以來，以後，又接着殺了一些懂日語和日本人有交情的人，如安東教育廳的翻譯，就無一倖免，自此給日本人作事的人，也都有了戒心，不像以前那樣認真的幫助日本人做事情了。同時滯留在東北的同胞們，在這種空前的大屠殺之下，希望我們國軍出兵山海關

的情緒，還能用筆來形容嗎？所以我們收復失地的隊伍，如果堂堂皇皇的開出山海關，除得到散處各地所組織的義勇軍的幫助不算，那些待救的同胞們的竭誠歡迎，從中作有輔國軍的事情，也不是可以忽略的力量呵！

然而，我們關內的人們，何時能够殺出關去，趕走敵人，救活我們那些可憐的同胞？！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陸放翁——

第五篇 哈爾濱的酷刑

在到達哈爾濱後的第二天早上，我們終於被由一位黑胖「友邦」特務段長帶來的兩個「僑滿」警察毫無理由地抓走了。

我們被抓進了在軍官街的第一特務段的段本部。這樣，他們把我們關在一間暗黑無光的小屋子裏，拍噠一聲，鎖落下了。這間小屋子裏只有一條破長凳，地面是水門汀鋪的，又冷又潮濕。

我們兩個，都各自低着頭，有時立起來走走，走乏了時便同在那條破長凳上坐下，誰也不說一句話。我們又冷，又餓。但是我們並不懊悔。遙遠地從雖然是破碎到底最可愛的祖國跑到這已經成了異域的故鄉來，一切的艱難和危險都是早在我們的預算之中。

自早至晚，他們似乎已把我們忘却了似地沒有來問詢過一次。只有脚步的聲音在閉着的門外頻頻走過，有時又隱約地傳來一陣鳥語似的大聲的呵斥以及一些悲呼慘叫的聲音，應該是傍晚了。我們忽然在東邊的牆上發現了一粒燈火，原來那邊牆上有着一個小小的空穴。不久，那粒燈火忽又不見了，細看時，知已換了一隻炯炯發着微光的兇惡的眼睛，我們無言，意識着將有什麼事情會立刻落到我們身上來了。

但燈火旋仍亮了起來。除了間壁那一雙皮鞋的單調的敲擊聲，現在是什麼也聽不見。都去裝飽肚子的吧？我們仍挨身坐下，在黑暗裏，我們擠得緊緊地。我們沒有希望，但也沒有

懼怕，我們仍然堅固得像一塊鐵石。突然，問壁的聲音大起來了，混和着談話咒罵呵斥和皮鞋木屐的聲音，似乎是在一擁而出。是什麼回事呀？是他們故意裝出了平靜想偷聽囚犯們的談話麼？現在他們因為計劃失敗了乃氣憤而出麼？我們不知道，我們也不必知道。

腳聲在我們的門前停住一下，但仍走過去了。寒冷，饑餓，霉爛的氣息，血腥味，充滿了這間小屋子，但我們決計竭力鎮靜。燈火又連連熄亮了幾下，最後我們甚至頗有點惋惜那些鷹犬的愚蠢。

等着，等着，正當我們倦極將支持不下的時候，我們終於被連推連扯地扭進拷問室去了。時候大約已在夜半兩點鐘左右，由於此後的經驗，我們知道審問和拷打總要到了這個時候纔開始。

這是一間比較很廣大的屋子。牆壁有兩尺多厚，從這裏不能透出一點任何的聲音。所以雖然這裏的拷打技術比較旁的地方更精明得多，可是被鞭笞的叫聲却是不會被人聽見的。

我們被扭揪到一張小桌子的前面站定。桌子的後面坐着八字鬚的特務段長和一個白俄的偵探，旁邊和靠門的地方站有四個「偽滿」警察。

特務段長開始審問了。他先問了一些我們的姓名年歲和籍貫等等的套話。他說得一口好的奉天話，態度非常和善，彷彿曾經跟我們打過很長時間的交道似的。他客客氣氣地忠告我們說道：

「這事情，我完全知道。你們是奉了命令到哈爾濱來的。說罷，統統都說出來了，簽過

字，我就釋放你們。」

我們幾乎是同聲地，回答他道：「我不明白你所說的意思。」

特務段長沒有動怒。只笑了笑，但已有點猙獰。接着用鳥語向站在我們旁邊的一個警察說了一句，警察開門出去了，他的步聲在水門汀地上響出淒厲的聲音，室裏暫時靜默，我們都低首不語。

一會門開了，警察的後面跟着進來了一個矮矮的漢子。

天呵，難道他一直跟到哈爾濱來的麼？

這矮矮的漢子，當我們從瀋陽上車的時候就看見過一次了。在車站上他曾似有意似無意地釘了我們大半天，開車的時候，我們以為沒有什麼麻煩了，這會他却撈出一塊證章來說明他是一員警長，要檢查我們的行李。我們很慷慨地把兩隻箱子都打開聽由他檢查，結果是什麼也沒有檢出。眼見他倖倖地走了的，後來忽然在中途停車時又看見他了。以後一直到被抓前沒有再看見他，這會他却又立在了我們的面前了。他嘴裏啣着一隻烟斗，用一種不可思議的狡猾的目光向我們瞥了一眼，吐出一口濃烟，接着就和特務段長咕嚕起來。

「說罷一切都隱瞞不了的。他可以證明的。」

特務段長這樣語誠似地重複地說着，一面指指這矮矮的漢子。矮漢子不做聲，裝出殘忍的悠然的樣子用力抽着烟斗。

我覺得我已忍無可忍了。痛快地死去吧，橫直是一落虎口便難脫身的了，躍起來擊他幾

個巴掌也算是一個小小的報復。我看榮生——我的同伴——我的憤怒似乎已經被他看出，他向我盡其所能地用眼光表示阻止。我們沒有絲毫證據落在他的手裏呵！

我的同伴開始滔滔辯說了。他的最重要的意思是，我們的清白，那位警長應該是可以證明的。因為他曾經仔細地檢查過我們。

那個高個兒的白俄偵探現在開門出去了。矮漢子跟特務段長附耳說過幾句話，也踱出去了，接着便是特務段長的說話：

「我不能相信你們。那位警長說是他不能担保你們沒有嫌疑。想一想吧，說謊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來呵，」他立刻向警察們吩咐：「帶那西四崗子兩個來。」

是什麼意思呢？其餘的兩個警察把我們推在一邊，叫我們不許作聲。我們猜不透。但我們知道即刻就會發生一件慘劇，不是屬於我們的，就是屬於別人的。

要來的事情終於來了。

兩個囚徒被他們反剪着手從廊道裏拖過來，擁進拷問室，站定了。在幽幽的電燈光下，我看出他們兩個原該是很結實的青年，但現在都被弄得瘦弱疲病不堪了，他們的臉上全是傷痕，一個還在流着血。都穿着薄薄的被拉破了的夾衣，顛巍巍地站着。

「倒底簽不簽？我原就說，不要反抗，簽了就什麼事也沒有了，你們不聽，嘿，不聽自然也只得由你們不聽好囉！」

特務段長這時露出了一臉的陰險，彷彿已和剛才另換了一個人似地，帶譏嘲帶威嚇地這樣說道。

「說呵，簽或不簽！現在限你們在一分鐘內答復我。」

他們兩個一個也不做聲。一分鐘過去了。

「怎麼樣？簽不簽，今天？」

「不簽！」他們兩人同聲堅決地回答。他們的勇敢逗得我神經幾乎錯亂了。一屋子裏，除掉特務段長自己，我們都是中國人呀！但我們九個人都被踏在他一個人的脚音下了。他把他們兩個的手網住了，把我們兩個監視住了，而又命令其餘的五個舉起實彈的手鎗對準着我們四個！我的眼淚滔滔向肚子裏流。

「那麼，照樣地來吧。」他吩咐了一句。

兩個人被放在一張特製的長而闊的木檯上了，他們的手和脚都迅速地給網在檯足上，末後段長似乎爲表示殷勤，特地跑下來把兩塊備就的黑布蒙上了他們的眼睛。說聲打，警察們就用一條很沈重的木棒在他們身上亂抽起來了。

由於過甚的痛苦，他們沒有放棄呼叫的本能。他們痛極而發出慘絕哀叫的聲音，他們的每一個淒厲的模糊的字音都摧裂着我的心肝，我的靈魂，我發覺我的同伴已經淚流滿面涕泗滂沱了。

「簽呵，到底簽也不簽？」

特務段長命令打手暫時停止一下。就在這時候，他又提出了這麼一句相同的話。「簽了字，我可以馬上放你們出去。」

他們雖呻吟着，却鋼鐵一般地搖頭表示他們的堅決的拒絕。

「好吧，重來一個。」特務段長臉上漾出了殘酷的微笑，同時他又用他那勝過狐狸的狡猾的眼睛向我們做了一個鬼臉。

於是第二次的拷打又開始了，他們以一個長嘴的茶壺裏倒出水來往他們仰躺着的鼻孔裏直灌，同時，又用一根特別的鋼條插在他們的雙脇間磨觸，這使他們的慘叫更顯得厲害並且困難了。「弄死我吧，弄死我吧，弄死我吧……」

當這次的拷打停止後，他們已經不能離開椅子站起來，他們已經失去了行動的本能。「還簽不簽？現在？」無疑他們是要堅決地拒絕了。

野獸似的特務段長今回突然變得憤然大怒了。「不簽，我一定要做到你願意簽的地步，來呀，用針！」

在這時候，他又向他們實行了一種新的拷打的方式。他叫警察們用裁縫用的尖針刺入他們兩入底指甲下面。由於這種慘忍的痛楚，他們喊出了一種非人似的叫聲。我的同伴突然失聲，哭叫起來了，我禁不住也發出了從所未有的絕叫，但那野獸立即便命令警察們用手鎗來禁止我們發聲。並且威嚇的調子說道：

「不要做聲，否則——」

接着他再跑下來走近他們兩人的旁邊，如像什麼也不會做過一般地悠悠說道：「怎麼樣？簽了吧。」

雖然他們逐漸地喪失了他們自己的自由，但是，他們是鐵硬地決定了不在那野獸們預先作好了的調查書上面簽字。

「我……甯……願……死……」

「我……甯……願……死……」

他們兩人以同樣的言辭答復了野獸的要求。

但當他們用火紅的熨斗開始烙燒他們底足踵時，我們便喪失了知覺。……我們被他們拖到原來的屋子裏水門汀地上躺着。

第二天晚上我們正在朦朧地做着絕望的夢時，我們又被拖到了昨夜審問的地方。審問的人已經換了一個，仍是八字鬚，臉貌則更兇惡得多。後來我們知道他就是副段長。由「友邦」憲兵隊裏挑來的。

他仍叫我們做了拷打的觀客。

這回是一個中年人，粗粗的身體，生來一副倔強的性格，他的罪名是說他曾經參加過義勇軍。他不願簽字。

「當真不簽？不要後悔呀！」
他搖搖頭。

拷打立刻開始了。刑具是一個五金屬的箱子，他們將它戴在他的頭上擰，緊，擰緊，他放聲叫了起來，（是新被抓進來的吧？他的聲音還這樣粗大呢）他的頭骨快要漲裂了。

拷打停止的時候，他再次堅強地表示了不願簽字的決心。

於是，那兇惡的野獸遂命令他們把他的腳倒懸起來，頭部吊在下面，用胡椒水由鼻孔和嘴倒入，同時並以牆當作一個可怕的劊子手，把頭拋起向牆上碰撞，碰撞……

當血水濺滿牆壁並滴上我們的衣襟時，我們又失去知覺了。我們的時代回到了上古，我們的文化退回了四千年的歷史，我們的敵人是一羣最兇惡的野獸。我們是闖進了一個非人的世界。

我們就這樣被他們囚禁了一個星期，做了十一次酷刑的觀客。終於因毫無證據而得到釋放了。然而當我們從段本部走出來的時候，我們幾乎已是一些殘廢的人了，我們還並未受到拷打呵。

在我們的生活中，將永遠不會忘記那恐怖的夜，以及沒有完結的審問和最痛苦的拷打。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夜間從不幸的勇敢的鬥士口裏發出來的撕裂靈魂的慘叫聲。

幾千百萬像我們這樣的人，現在還呻吟在整個東四省各地的監獄裏，憲兵隊的地下室裏，他們高呼着：

「我……甯……願……死！」

「我……甯……願……死！」

這種悲壯的聲音終將衝破堅固的地獄的牆壁。

第六篇

安東的大屠殺

這次安東的大屠殺，在數量上，在時間上，在所波及的區域上，都和以前的屠殺，有極顯著的不同。以前的每次屠殺，頂多也不過三五十人，而現在竟超過五百人以上。以前實行檢舉的時間，頂多不過五天，而這竟由十月起始到十二月底才止，整整兩個月的工夫。以前每次屠殺的區域，大則一村，一縣，而這次竟波及到安東，鳳城，岫岩，莊河，寬甸，桓仁，通化等八縣。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以往屠殺的，多半是有反「滿」抗日嫌疑的知識份子，而這次連我們認為是他們的唯一忠實的漢奸，走狗，洋奴，也都網羅在內了。事實是這樣發生的——

在去年十月以前，有一個風流少女，在安東竟接交一些憲兵隊裏的人，同時這個憲兵隊的隊長（日本人）也和這個女人常在一起往還，舞場啦，旅店啦，不時地發現他們的足跡。在九月底的一天，這個女人在見着那個憲兵隊長的時候，曾表示她要離開安東到北平去，當時，這個憲兵隊長就詰問她去北平的理由，並加以強迫和威嚇，於是這個女人就吐露出她是由關裏派到安東去組織保國會的，這個保國會是負有把「滿洲國」一切消息傳達到關內的使命。因此，這個女人被扣，受刑，結果供出了保國會內部的負責人員，而引起安東這空前的大屠殺。冷靜的讀者們！請你們仔細的想想，這樣一個導火線，能不能是這次安東的大屠殺真正的原因呢？不能的！決不能的！即或關內有意派人去東北組織保國會的話，也決不能把這樣

一個重大的使命放在一個輕舉妄動的風流女人身上，何況事實上關內實在擁有這個組織，這是誰都可以相信的。其實這個女人不過是當地一個稍具姿色的花烟館的女招待，她未必有民族意識和祖國觀念，而且她也一向未離開過安東。所以，無疑的，我們可以斷定，這完全是日本憲兵隊的陰謀，假借這個無知女人，發動這次殘酷的毫無人性的大屠殺。且看這次偽『安東省』教育界慘遭屠殺的始末罷。

第一個被捕的是安東教育局長鄧之傑，時在十月一日的清晨四點多鐘，鄧還正安然無事的睡在被窩中，不想虎狼一般的日本憲兵隊，竟破門而入，像綁豬似的把他架去了。鄧的為人，溫和老實，不過是本分的爲賺碗飯吃，甚至他見着日本人，竟行九十度以上的大禮，尤其在日本帝國主義嚴威之下，他那敢去作保國會副會長的事？然而，事實上就硬把這個罪名放到他的頭上了。

第二個被捕的是所謂保國會的正會長李正香。李在鳳城初級中學任校長差不多已經二十年了。他是該校的創始人，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他是一個公平和藹的老人，凡是認識他的人，都很欽佩他，都很恭敬他。他專心辦學，向來不問國事，當地士紳也都奉他爲可親的長者。在思想上他也不敢有什麼反「滿」抗日的傾向。可是敵人的屠刀，也竟毫不分辨地放在他的脖子上。當把李校長從鳳城解到安東憲兵隊以後，他受到了最殘酷的刑罰，這刑罰是世界上最有的國家不曾發現過的。在人道的立場上，在罪名的輕重上，他只有具着先天的瘋狗根性的人才能這樣！他們是擺着一副譏笑的臉，把李校長的兩手拉直像十字架，釘在牆上，然

後，再用香火去燒他的裸着的前胸和肋骨，並用鐵釘擰去他所有的指甲。像這樣慘痛的酷刑，我們的東北同胞，不知有多少人受過了。李校長不過是我們確實知道的一個罷了。

第三個被捕的是安東農科高中校長秦潤普。他的罪名。是所謂保國會的副會長，秦現年四十多歲，原北京高師數理學系畢業，九一八事變前是遼寧第一師範數學教員，事變後才爲農高校長。因爲他畢業後，完全從事於教育事業，人是非常的忠厚老實，作事特別謹慎，尤其是事變後，總是默默無語，惟恐觸犯任何一個日本人。當他聽說安東教育局長鄧被捕的時候，也就意識到自身也有被扣的可能，於是他偷偷地藏起來了。果然，不久他的家就遭到了嚴密的搜查，並且帶去了他的太太和他的兒子。在他知道這個消息以後，他不禁在恐怖和悲痛之餘，失於檢點，終於還被抓起來。他被捕之後，他的兒子釋放了，而他的太太却依然在被囚着。他受盡了嚴苦的拷打和電刑，現在：差不多是早已與鬼爲伍了。

再次被捕的是所謂保國會名譽會長孫文敷，孫是僞「安東省」教育廳廳長，以前曾做過多少任縣長。他的爲人是卑躬折節，貪贓賣法，無惡不作。事變後，對於日本人更是盡情的獻媚，一味作告密探私的漢奸勾當，所以日本人對他的功績嘉許的結果，就給他「安東省」教育廳廳長一席。孫本人也就趾高氣揚地頗以爲榮。如此，他的腦子裏再也靡有祖國觀念了。像他這樣一個渾蛋漢奸，誰也不會想到竟也遭到了敵人的宰割！原來漢奸的末路，也是如此，不過養得肥肥，殺個痛快罷了！迷夢中的漢奸走狗們，還不快醒起來嗎！

除以上幾個人比較重要的以外，還有先後被捕的多人，計有僞「安東省」教育廳全團職員

和翻譯官(惟王科員一人幸免)，鳳城第二師範學校校長張孝庭和全體職教員，通化中小學校長和教員全部，通化縣省立第六師範校長佟某(連前任校長馬驥北亦在內，按馬離該校已一年多，時在原籍遼陽，亦同時被捕)和全體職教員，並縣內務局長，學務股及所有股員。此外，寬甸縣縣長，財務局長，商務會長甚至地方士紳，都在一天的早晨同時被捕。被捕後把這些都一個個的裝入麻袋裏，扎上袋口像肥豬似的堆到大車上，他們在裏邊喘息着，不敢發一絲抵抗的聲叫，簡直不如豬那樣的被趕到安東。一般過路的人，看着一車車的麻袋，只以為這是不過將要就死的豬，靡有傷痛，靡有眼淚的漠不相關。他們又那裡想到其中蠕動的東西，確是他們的同胞，父老，和親友！

這些被捕的人，完全解到安東以後，每人拷問一遍，酷刑的逼供，嚴苛的毒打，體力稍弱的人，也就當地送命了。餘則輕者解軍法處定罪，最輕的也要處徒刑十年，重者便解奉天日本領事館警審署復審，於是定罪槍決，第一批計十七人，第二批計二十餘人，先後死難者計在五百人以上。然而這還不足以快日本在「滿」軍人的殺慾。當各縣校長教員被捕後，各校仍未停課，所以在這缺乏教員的時候，竟把旅順公學堂，南滿中學堂甚至金復州的學生，都弄了去充數教書。不過還是為數不夠，於是安東省教育廳乃正式招考教員，有些爲了生活逼迫不得不找飯吃的實心人，竟拿了證書報名。可是在考後不久，就發現了：凡是拿關內的學校畢業證書去報名的人都先後失蹤了。這種瘋狂毒辣的手段，却促成全「滿洲國」內的民衆，都懷着一顆恐怖和反抗的心，然而，在這種恐怖世界之下，「滿洲」境內的義勇軍，竟一天比

一天的擴大，對日本的威脅，也一天比一天的緊迫，連漢奸走狗們，都傷心的離開了他們的隊伍。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政府當局，覺察到如果再這樣繼續屠殺下去，恐怕要惹起更大的反抗和損失，所以緊急的給關東軍下一暫時停止屠殺的命令。因之，這個安東的大屠殺才告結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孤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裊如充耳！

毛詩旄丘

第七篇 啼笑皆非錄

(一) 以人食犬

日人在東北，處處都要費一槍一彈地，把天下治得太平。因此他們就訓練了一種狼犬，替人效力。每到夜間，縱犬四處，做防衛，守護，巡邏的工作。這種狼犬性至殘酷，假使有人悞犯了它的警戒綫，立刻躍身捕噬咬斷喉嚨。日人訓練這種狼犬，也是用了特種方法。先是做了一個假人形，這個假人形裝扮得活像個跑腿的山東人，短棉衣，粗棉布褲，大厚棉襖，腰間繫着一條圍帶，肚子裏包的是豬肉，將人形立在南滿鐵道的一處路口上，就放出這些「受訓」的狼犬來，縱使它們捕上咬撕，一直到假人形被撕成粉碎爲止。以後繼續用真人訓練，這就該着東北百姓遭殃了。南滿鐵路沿線，是不准走人的，這是軍法。每到晚間，狼犬便守着鐵路擔負警戒，無辜的百姓，都是在這時做了犧牲的祭物，平時的訓練，常是將「反滿抗日」的嫌疑犯，放在狼犬的籠中，男人女人，老頭孩子，不計其數，日人便在旁邊開心做樂，任狼犬撕着人體，抓破肚腸。鄰近近日人區域住的每至夜晚，便可聽得慘痛的號哭，那一定是狼犬吃晚飯了。

(二) 人間地獄

東北自去年起，便施行了一種所謂「集村制」的毒政，凡各千數的小村莊，都搬到大城市處，集合而居。這是日人防戒義勇軍「堅壁清野」的方法，聽說這個策略，也是採自中國。小

村子的居民因爲年代的關係，幾世祖宗的廬舍，自然不肯搬移，並且都是耕地農戶，宅子就靠近自家所耕種的田畝，爲了看守田畝，更不願離開。但是日人却定了限期，凡不遷移的，一律縱火焚燒，田棚，房舍，牲口棚全數焚爲灰燼。被驅逐的鄉人，只得同了妻小在火堆中搶財物，攜男抱女地流落到指定的大村子去。因爲無力修造新家，只得在村子街路，倚樹爲廬。日人還強迫按棚抽丁，凡到十五歲的男子，便得出去修公路，挖圈村子的戰壕土溝，以防備義勇軍的襲擊。

(三) 恐怖世界

日人怕義勇軍恐怖成疾，因此在東北地的鄉村裡防範極嚴，一聞有義勇軍的潛入，便連夜起動搜查。這種搜查多在夜間施行，故名之「搜夜」。日人認定某村可疑時候，便在中夜時候，派了大軍嚴密包圍，同時進行挨戶搜查。按家小名冊沿戶檢點人數，多了人便拘捕，失了人就拘捕村長。因此，「搜夜」全都是鬧得闔村不安和狗咬，頓成恐怖世界。尤其是在半夜裏，更苦壞了婦人姑娘們，急急整頓，忙着穿衣服，免得臨時出醜，老太婆吃耳光，大姑娘遭姦淫，成常事了，「王道樂土」裏的世界，確是與衆不同。

(四) 奇離監護

東北近年來，又有一種新的移民制度現在叫作「移大同」。因爲日人怕壯年的中國青年農民，受了義勇軍的薰染，腦子裏種下反抗的思想。因此，凡是狀年的農民，一律強迫移居到一處，四圍用鐵網，戰壕圍閉起來，免得和義勇軍來往，也逃不出去變成義勇軍。終日有

人監視，督工，生活全是日人移民團的生活制度，這叫「移大同」。

(五) 護路團

東北日人爲行軍便捷計，不得不嚴密保護鐵路，於是他們添加了許多的新組織，例如「鐵路愛護村」，「護路團」等等。「鐵路愛護村」是設在凡沿近鐵路的地方，尤其是在南滿路近的鐵路，都組織了「鐵路愛護村」，責成當地鄉民許多遵守的律令，例如鐵路附近二十里以內，不許種高粱，或者守護鐵路，另外的「護路團」却是普通各處的組織，全以青年爲主體，內分二種：(一)少年護路團，凡十一歲起到十五歲止的孩子，都可加入作團員。(二)是青年護路團，從十五歲到二十歲止。加入護路團有甚麼好處呢？即旅行乘火車不花錢，再凡加入作團員的青年，不受高麗人，日浪人的欺，還可以有職業。

(六) 寫信難

自從關內通郵以來，東北日人防範更加緊嚴，一切來往信件都須檢查，因此東北人往來的信函，只得小心，打着謎語讀家信。例如父親給兒子的信，起首便是「××賢兒台鑒……」。至於告訴家常，又不敢說得太明顯了，只得用商場行話講述。例如問「近況如何？」改作「生意如何？」如果說家裏況不好，就說「買賣不佳，生意多有虧累」等等，再如報告家中景況，說某人被捕，某人拷打，灌火油等等，又得變通來說，這又是用了醫藥上的說法，說：「前日××已入醫院，受外科手術……或受內科手術……」但因病勢沉重，危在旦夕……這便是被捕受拷打的一種通信方法。

第八篇 東北大漢奸的荒淫無恥

親愛的：今天應當是我的一個節日。一天工夫接到了你寄來的兩封信，你想，我該如何的愉快啊。

你勸我謹慎，我很感激。你叫我告訴你我的哥哥怎樣被捕的，怎樣在那屠場般的監獄中度過了二十個月苦痛的歲月，又怎樣被釋放了出來的；這我不能說了。——並非不能說，我也十分願意將那一切非人的情形告訴你。但是不成啊，像這些事寫起來是無窮無盡的。所以就只好暫時不寫了。

另外，我到記起一件事來了。我從很早向你說過要告訴你這邊的漢奸們是如何荒淫和無恥，是不？但是在我每次給你寫信的時候，總是臨時被一些別的事情鬧忘了。因此，總也未能夠告訴你。不過，說來這又是一些近於無聊的事，你知道了也許會覺得無趣。但這却又是些實定的情形。

現在且讓我從第一個傀儡溥儀來說起，他是事變第二年春天，被敵人引到長春來充當「新國」的執政，這個你早就知道了。後來他又變成了滿洲的皇帝，這個你也早就知道了。我先告訴你他的皇宮是甚麼樣：這是東北政權時代的鹽倉，一所小樓，佔據着一片很大的草場，四週被一堵矮牆圍繞着。在秋天，青草還未凋零的時候。常常可以看到這「皇宮」的朔衛軍在草場上劈劍，現在已經沒有了。那小樓當時也許是鹽倉辦公室，現在已改稱「勤民樓」

了。這是溥儀每天聽政或宴饗百官的地方。這些話談起來很無趣，我要告訴你的也並不是這些，我要和你談談他是如何的荒淫。他——這個偽國的皇帝，本來有一個「皇后。」但是，他不喜歡她。於是他便雇用了許多小漢奸，——在「宮內府」的一羣不知廉恥的狗，——毫無人性地胡鬧着。

其次是「宮內府」的大臣熙洽，你知道，他在事變前是充當着吉林督辦的參謀長的，事變後就成為吉林省長，滿洲國財政部長，現在又當着宮內府大臣了。他有着六個以上的正式小老婆，他就居住在我這宿舍的旁邊。每天傍晚由他門前經過的時候，時常可以見到一些擦粉，頭髮燙得彎彎的女人們在院子裏騎馬，或者打網球。這裡，我記起一個故事來，親愛的，或者你也想要知道麼？

這已經是兩年以前了。這時候，我正在哈爾濱居住着，是春天，榆樹才長出很小的青錢來。空中飄揚着潔白的柳絮，窗前時時有一種蜂類的嚶鳴。因為寂寞，於是便常常和幾個親戚或朋友在一塊談天。

「我有一個朋友，在鐵路作事的……」

這時，有一個老太婆——說他是老太婆並不十分恰當，因為她總是穿着年青人式樣的衣服。她向我們說道：

「他家有個姑娘，你們知道麼？」

也許，這屋子裡的別人知道她，我却只在一個朋友地方看見過那姑娘的照相。美不美不

記得，我知道她是胖胖的。

「她將要嫁人了。」那老太婆說。

於是就有一個人問道：

「她嫁給誰呀？」

「呶」老太婆撇一撇嘴然後說：「在新京」當大臣的……熙大臣。你們知道熙大臣嗎？」

我們並沒人回答她的話。却又有一個人向她說：

「這不是當姨太太去？」

「哎……」

老太婆微笑着，輕輕搖一搖那乾枯的手掌。然後說道：

「這種年月，姨太太都是有福人當的。好啊……嫁給那樣人，有福享……」

當時我想：她爲甚麼要說這些話？或者她覺得這是光榮。因此她要將這光榮顯示給別人？也就從這時起，我更加討厭老太婆一類人物了。

一年後，我也到了長春，並且就住在那個「大臣」的旁邊。因此，當我每次從他那門前經過的時候，常常向裏望一望。我想，也許可以見到新近嫁來的那一個女人。但是，一次都不曾看見過。後來我回哈爾濱去的時候，一次，又遇見那老太婆了。我們並不會問她，她就說道：

「啊呀……我那朋友的姑娘，嫁給熙洽作姨太太的……」

「怎麼的了？」一個人問道。

「太苦了，太苦了，」老太婆說：「那姑娘已經生病了。」

「不是很幸福麼？」那人又問道。

「呸！」老太婆吐一口唾沫，臉上的微笑已經沒有了。她說：「你們看過啼笑因緣嗎？這個大臣比起那將軍來更厲害多了。他要姨太太們都得會唱戲，他高興叫誰唱誰就得唱，不會就用鞭子打。啊呀……」

老太婆就像要哭泣一樣，她說不出話來了。停一停才接着說：

「我那朋友的姑娘，幾時會唱戲？現在她已經病了，從前胖胖的，現在瘦得不成人樣了。她的親爸爸去了也不准送出大門來，這是家法。你們看看這不像坐監牢一樣麼……再有姑娘餓死也不叫她當姨太太了……」

——事實總是會教訓人的——當時我這樣想。可是，你知道了麼，親愛的：這羣無恥的老東西們，還因他們能製造出如此許多荒淫的事情來，所以才一直被敵人很相信地利用着。就如現在的滿洲國外交部大臣張燕卿吧；他本來早就結婚了，但是他又強娶了他妻的妹妹，也就是他的小姨。本來他的妻妹早也結婚了，丈夫是中國軍隊的營長，爲了到滿洲來看姐姐，却被他——張燕卿——強迫留作了姨太太。許多事情，都是這樣荒淫又近於滑稽。又如丁鑑修（現在滿洲國實業部大臣，）他辦公的抽屜中永遠放着許多不同女人的信函。像別人的太

太，咖啡店的下女，打字員，女學生……這是他自己的秘書說給別人的，當然不會假。

像這一切，談起來十分無聊，而這却實是這些大漢奸們荒淫到如何程度的真相。下邊，我再談談幾個老漢奸的無恥罷。

羅振玉，這個老東西你一定早就知道他了，是不？原來他從早就在找尋着，而且製造事變的機會，好達到他恢復滿清的夢想。在他給冷社（這是熙洽一羣東西在吉林結成的詩社）詩集所寫的序上，他自己說過事變前一年，曾到大連找過一個人，計劃策動事變，但那人使他很失望。於是他又到吉林，果然和熙洽一談就成了同志，第二年九一八事變，敵人首先佔領了瀋陽和長春。隨着第一個就是熙洽出兵，和中國軍隊抗戰。現在他——羅振玉——已成爲滿洲國的監察院長了。

還有鄭孝胥，這個滿洲國第一位的總理大臣，用不着我再介紹了。但我要告訴你一些溥儀登極前僞國的史話。他，——鄭孝胥一心一意想要再建設一個後清國。所以他和敵人商量，想要藉着敵人的武力，將溥儀送回北平，而關外四省便送給敵人作爲酬勞的贈禮。但敵人並不傻瓜，他們用生命奪取中國的土地，豈肯白讓溥儀當眞作皇帝。於是溥儀登極的時候，鄭孝胥便企圖將滿洲國改名後清，同時他又寫了一首舊詩，後兩句是「西南豪傑休相軛，輸與遺民見後清。」上句他在譏諷南京與西南政局的未能合作，下句却顯然表示出他底得意的驕傲來了。他這樣無恥地處在敵人的羽翼下，以爲後清是不成問題了。但是，他沒想到，敵人自有敵人的計劃，不會聽他的。這時他才明白他竟完全是一個傀儡，敵人不能夠幫助他實現

後清的夢想。於是他失望了，又想起上海的藏書來了。他寫詩說「回首海藏三萬卷，何時還我舊樓」？他又說：「却笑南歸計未成。」他這不明明告訴人們他自己內心的愧悔麼？他自己提出來的王道國家，他又說「王道樂土吾未信」了。這有一個共同的原因，是敵人未能幫助他。若果不然，我想他更能作出許多無耻的事情來。

好了，現在我不再說甚麼。祝你健康！

落落南冠過故都，近來我意亦忘吾。騎來驛馬身如寄，遣去家書字亦無。
景伯未囚先立後，稽康縱死不爲孤。江南只有歸來夢，休問田園燕不燕！

第九篇 東北小漢奸的荒淫無恥

親愛的：你已經知道了麼，這邊的大漢奸們是如何荒淫和無恥。現在我再和你來談談那些具體而微的小漢奸們是怎樣不要廉恥地生活着。或者，這也正是你想要知道的事情；是不？

不過，我要告訴你：這些事談起來就更繁絮，更瑣碎了。並且，一時我簡直想不出應當怎樣來說起。現在是下午四點，報社的外勤已回來了。他給我們述說了兩個無恥的故事；並且他正想將這故事寫成新聞，在報紙上發表。這邊的報紙你是見不到的，所以我就想要將這故事寫來告訴你。或者，你可以看出這些小漢奸們是怎樣無恥，而羣衆又是怎樣痛苦地匍匐在無恥底淫威下面生活着。

那故事是這樣發生的：在城裏，大馬路與四馬路之間有一家百貨店；在長春這是一家最大的商店了。突然，有一個「滿洲國」的警察來買手套；——只是一個下級的警察——但是他將手套買好時，就不肯付價錢了。這自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這是一家有名的商店，他們強行索取了手套的價錢；可是，還不到一點鐘功夫，事情就發生了。馬路上響着槍聲，警笛狂亂的叫着，立時這商店附近的秩序就完全混亂了。顧客們從樓下跑到樓上又從樓上跑到樓下。孩子們吓得哭喊起來，老太太們盤在頭頂上髮髻，有的遺落了簪子，全披散了。這時，一羣滿洲國的警察已經闖進商店來，他們說是抓胡匪。店門是全被把守住了，誰也不能從

裏邊出外去，或者從外邊進裏來。但是，他們能抓誰去呢？這全是一些買物品，或者隨便閑逛人們。於是，他們便將這商店的經理找到了，指定這商店中藏匿胡匪，命令即時繳出來，這經理又能繳出誰來呢？這樣，當時便被這羣大漢奸的走狗——滿洲國的警察大大地侮辱了，而且責罰了。此外，他還犯了窩匪的罪名，被帶到警察署裏去，監禁起來。

現在這事情就結束到這裏。將來怎樣發展，還不知道。不過，這已經够了。親愛的：你可以想想看，這些「滿洲國」的警察，他們既然無恥地去供給敵人驅使，另外還藉了敵人力量來摧殘自己人。他們早就忘了自己的種族；並且他們正還拚命地製造着各種各式地無恥的行爲，好來顯耀他們底權威。

另外一個故事，說來就更覺無恥而且殘酷了。

「亡國的人就是奴隸。」外勤H向我們說：

「成爲奴隸的人就不當有子女！若果不幸他有一個姑娘，更不幸那姑娘生長得再漂亮點的話：那就更倒霉了……」

H拿下來他的近視眼鏡用綿紙輕輕拭擦着。將頭低下去，毫無所視地說道：

「這是一件難於記載的事。鐵嶺屯一家住戶，——就是我的鄰居。家主是一個地戶，有一個太太，和一個姑娘……已訂過婚。未婚夫是在天津讀書的，還是一個學生；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H燃起一支煙，重新將眼鏡戴上去，而上的表情全隨着嚴肅了起來。似在審視着我們

表現出來的感應慢慢說：

「他們有一個同院的鄰居，姓蓋的，在××憲兵隊裏當密探。他看上了那姑娘。可是，我已說過，那姑娘訂婚了，並且，他——姓蓋的這密探，也要過老婆，只是他仍然企圖將這姑娘再弄過來……」

「第一次他找人去說媒，當然，他底失敗是不成問題了。但是他並不死心，一次，他親自去向那姑娘的父親去顯示他的財富和權威……他說他具有幾所樓房的產業，和多少銀行中的存款。」

到這裏，日忽然將他的談話一斷，問我們說：

「你們知道他這些產業是怎樣弄來的？」

誰知道呢？我們全不認識他但我們知道那決不會是好來的。

「我知道。」日說：「這些我也調查過，那全是當爲禮品從別人手中弄來的。因爲他是敵人的密探，所以他便隨時隨地使用他的職業去嚇人。誰不服從誰就是胡匪，誰不服從，誰就是反滿抗×的罪魁。事實被他陷害的已經有許多人了。不然除非送一點能夠滿足他底慾望的禮物給他；像金錢或者是產業。也有在那產業所有者的人被他謀死以後，那產業的書契上便更換了他的名子。也有因爲他「破案」有功，經敵人賞賜給他的。現在我還知道有幾處房產是怎樣到了他的手裏來，和那房產原有的主人底姓名。」

「那姑娘的事情呢？」我們問道。

「是這樣：」H說。「那姑娘的父親當然不會聽他的話，並且，還將他斥責了。因此，他惱羞成怒，他發狠必須將那姑娘弄到手。」

「成功了麼？」有人問道。

「悲慘的事情，是全被他作到了。但是，他並未成功。他是完全失敗了。他那一次別開那姑娘的父親以後，第一件事他先到敵人那裏指定了那姑娘的未婚夫是反滿抗日的巨黨。因此他帶領敵人到那姑娘家裏去搜查……」

「他既然有心製造一個罪狀，當然事前他就準備妥當了：像抗敵救國一類小紙條，或者謀殺那個「要人」的計劃書，有一件就成。他隨便從甚麼地方將那預備好的證品拿出來，於是，這罪狀就成立了。當時那姑娘的父親就這樣被他們捕了去。」

「這時他便去要挾那姑娘的母親，答應將姑娘嫁給他，他便設法將她父親救出來。女人最怕事，並且她們能有甚麼方法來應付這突然的變故呢！在這樣無可奈何地壓迫下，終於她們屈伏了。她——那姑娘的母親，答應他和那姑娘的未婚夫解除婚約以後，便和他結婚。可是……」

H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停一停然後才說：

「那姑娘和她的未婚夫，從來感情很好，怎麼能够平空解除婚約呢！不然，便須犧牲她的父親了。可是，即使她父親回來以後，她自己的前途呢？她知道這慘劇是誰給造成的，她知道她還必須就嫁給那個人。在這各種苦痛地逼迫之下，——那姑娘自殺了。她需要成救她

父親，她也捨不開她的未婚夫，並且，她不能夠竟去嫁給就是傷害了她們一切的敵人。在這樣環境下面，她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她只有自殺……

「她父親當然也死在憲兵隊裏了……她母親正在病着，我去看過，也就將要死了。」其餘小汗奸們年日的睚眦之恨，都用很卑鄙的手段去報復。人們怕日本，更怕這些日本的爪牙的汗奸！

當年嚼血灑銅駝，風氣悠悠奈若何？漢賊已成千古恨，楚囚不覺二年過。古今成道天驕子，老去忽如春夢婆，試把睢陽雙廟看，只今事業愧蹉跎。

江南啼血遊殘春，漂泊風沙萬里身，漢末固應多死士，周餘乃止一遺民。乍看鬚少疑非我，只要心存尙是人，坐擁牢愁書眼倦，土床伸脚任吾真。

——文天祥自述二首

第十篇 日本正在毒化東北民衆！

(一) 前言

日本帝國主義進佔東北以後的中心政策：是「祇要土地，不要人民」。所以，五年來對於東北民衆，除了殘暴的屠殺以外，還拚命實行毒化政策。企圖在烈性毒品的麻醉下，根絕了東北同胞的延續。自從一九三三年嗾使傀儡組織頒佈鴉片公賣法以後，整個的東北，便成了黑化世界，強制的種植，「國」營的專賣，官准的吸食，這是舉世皆知的事實，我們看國聯專員美籍學者濱道祖滿 (Ben Dornmon) 博士，論「滿洲國」的一文中，有這樣一段：

「……『滿洲國』對鴉片種植的許可和提倡，以及官辦鴉片營業的組織，深足引人注意，『滿洲國』之所以受外人的騰笑和嚴刻的批評，多以此違法的鴉片政策。……一九三四年『滿洲國』土地，除黑龍江外，共種鴉片十七萬七千七百五十畝，據遠東通信社消息：滿洲國以減稅清鄉的積極辦法，來誘致熱河農民，增加鴉片的收穫，去年僅就熱河一省，種烟十萬餘畝，而偽滿政府祇在該省的鴉片稅收即達三百萬元……」

現階段的毒化政策更技巧更毒辣了，我們把它分別寫在下面：

(二) 種植地區的統制

在鴉片法公佈的初年，由於日偽當局的獎勵提倡，幾乎是遍地罌花，處處芙蓉，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的階段中，種烟的畝數從九五九，〇〇〇畝，增加到一，六六，五〇〇

畝，烟田的散佈，普遍到熱河全省，吉林全省，以及遼寧東邊的各縣。以後由於專賣制度的實施，爲了便於統制緝私和收納，所以，種植的畝數較前縮少，一九三六年種烟畝數計一，〇三〇，〇〇〇畝，散佈的省份，祇有熱河全省十二縣，僞興安西省，僞三江省及濱江省中的林西，克什克騰旗，富錦，同江，撫遠，鏡河，寶清，及虎林等七縣一旗。據僞滿當局公布：這種統制地區的目的有：（一）是採東北（僞三江省，濱江省）西南（熱河省，興安省）所謂東西土兩大鴉片生產區的集中主義，這樣易於監督，又可隨時封鎖；封鎖的意義，對內是防止義勇軍焚燬烟苗和煙土，對外是掩蔽國際人士的注意。（二）在統制種植的地區內，由專賣公署派遣專門技術人才，指導農民，從事種植，俾種植的地區，逐漸縮少，而產量逐漸增加。每年全境栽培面積由「專賣總署規定，通知各省長實行，各省長考慮管下各縣的實情（治安，交通，經濟，軍事），指定面積的分配，再向各縣長指定農民辦理所謂栽培許可手續，平均每戶許種一畝至十畝，除了出產的烟土，按量納關稅以外，而種煙的地畝，是都要徵收特別稅的。

（三）專賣機關的體系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滿州國」政府公佈所謂專賣公署官制，設有中央專賣公署，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又公佈石油專賣法，一九三五年實行，同時改組專賣公署爲專賣分署，專賣總署隸屬於僞財政部，掌理鴉片石油等專賣事宜。專賣機關的體系如下：

日本正在毒化東北民衆！

專賣署

奉天工廠

黑龍江專賣署
凌源分署

熱河專賣署
克山分署
平泉分署
赤峰分署
朝陽分署

穆稜分署

哈爾濱專賣署
穆稜分署
依蘭分署
富錦分署

錦州分署

吉林專賣署
敦化分署
延吉分署

遼源專賣署
彰德分署
武安分署
通遼分署
延南分署

錦縣專賣署
山海關分署
設綏中

營口專賣署
蓋平分署
遼陽分署

安東專賣署
通化分署
臨江分署
長白分署

奉天專賣署
海龍分署

此種專賣機關是石油鴉片合組的，所以，在每個機關裏都分出石油業務局和鴉片業務局；鴉片業務局掌管鴉片的生產，收買和販賣，並兼理鴉片種植區域的分配，生鴉片的收納，鴉片煙及鴉片膏的泡製，以及吸食用的製造。

在每個鴉片專賣分署所管的區域裏，上自城鎮下至山村，都設有鴉片零賣所，據一九三八年的統計，全「滿」的鴉片零賣所有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處。這是多麼可怕的數字！

(四) 鴉片專賣的收入

日人毒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根絕東北四省的中國人民，次要的目的是用提倡吸毒的辦法來榨取中國人的血汗，所以鴉片歲收在偽「滿」財政部中，設有特別會計。

一九三六年鴉片專賣特別會計預算如下：(單位元)

	經常部	臨時部	合計
歲入	三七，六九二，六四一		三七，六九二，六四一
歲出	三七，五六五，六〇四	五六九，七八五	三二，一三五，三八九
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鴉片專賣，純收入，是與年俱增的，我把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鴉片專賣純收入的預決算列下：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鴉片專賣純收益(單位元)			
年度	預算利益額		決算利益額
一九三二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六九·八九六

一九三三	五·八二八·二四六	四六五·二二四
一九三四	六·〇〇〇·〇〇〇	五·四六五·二二四
一九三五	七·〇一九·五三三	六·〇一九·五三三
一九三六	八·八五七·八八〇	

(五) 推廣吸食鴉片的辦法

鴉片是害人的毒物，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東北的民風一向是淳樸耐勞，在事變前對於日鮮浪人販賣毒物，早已恨之入骨，所以國民拒毒協會的組織，普遍到日鮮人民盤據的所在；事變以後，雖然經過日人和漢奸們公開的提倡種烟吸毒，可是除了少數的紈袴子弟，新貴官僚以及妓女姨太太以外，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勤苦百姓，吸毒的還是很少。這當然是有失提倡者的原意，於是就產生了五花八門的招待辦法。最初是設立花烟館，在各都市的鴉片小賣所裏廣設女招待，來誘惑麻醉一般都市的青年，小賣所的名稱都充分的表現着沉醉歡樂的意味。甚麼消愁處：臥雲樓，神仙世界，世外桃源等肉麻的名稱都出來了，此外招待的廣告，更充滿了街頭巷尾，我們看一看下面的塔體詞，就可以見出敵人誘導東北人民黑化的一班了：

唉！
癮來，
真難挨！
忙把燈開，
吸口何妨碍？
這才合乎時派，
消痰止喘去病災，
少吸有益，多吸沒害。
他說我吸鴉片不應該，
我看他不吸煙，也未發財。

最近又提倡所謂清水煙膏運動，所謂清水煙膏是不參煙灰而參入其他毒質的鴉片，以前各鴉片小賣所營業的方式，是從專賣公署買來生土，自己泡製成煙膏，在泡製的過程中，加入煙灰來從中牟利，這樣製成的煙膏，吸食以後，吸食者面部容易掛灰，很快的變成了菜色。這種形態的表現，影響了一般人對鴉片的吸食力，減少了專賣公署的買賣，同時還阻止了日本急行的黑化政策。爲了改變人民怕食鴉片受害的心理，增強毒化東北人民的速率起見，便產生了所謂清水煙膏。根據專賣公署的宣傳是這樣：清水煙膏是專賣公署特製的，不參煙灰，消去了毒分而且加入了有益健康的藥劑，煙民吸食以後，不但面不改色，還會增潤紅光，有益健康，這樣一般無知的人們，初而用鴉片來醫病療災，繼而用它來消愁解悶，終於正式的入了煙癮，在這種種誘致宣傳的方式之下，成千整萬的人民，遂走入了黑化世界，變成

了菜色的一群。

(六) 黑化民衆的成分和數目

黑化了的民衆，以青年最多，二十歲到三十五歲的吸烟者，佔全部烟民的百分之七十三。據最近日方發表的數字，全部登記的烟民已達一千三百餘萬人，竟佔全東北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就中二十歲以下的佔百分之五，二十歲至二十五歲的佔百分之八，二十五歲至三十歲的佔百分之三十五，三十歲至三十五歲的佔百分之三十，三十五歲以上者佔百分之二十二，東北青年爲甚麼這樣自戕吸毒，我們考察它的原因，有下列幾種：

(1) 東北淪亡以後，一般青年感受到國亡家破的痛苦，多數意志傾頹的青年，多半走上樣醇酒婦人的途徑，用毒品的麻醉，來聊慰精神上的痛苦，哈爾濱鴉片零賣所青雲閣有這一付門聯：『千燈羅列衆生公頌王道政，一榻橫陳與爾同消萬古愁』辭婉而諷，真是逼真極了。

(2) 日僞的官僚都以烟館作應酬的場所，茶餘飯後，多半到花烟館去消遣，因此一登官途，便成癮士，黑化的群衆就逐日加多了。

(3) 青年人血氣未定，烟館等於妓館，而花樣又過於妓館，所以，一般青年多趨之若鶩，日人在報紙上，更拿娼妓爲題材，作類似「菊評」「花評」的擴大宣傳，一般青年在本身的苦悶和容觀的引誘之下，於是都走上自戕之一途了。

(4) 鴉片等於護符，一般人多藉此表示墮落，以減少日本人的注意力。

(七) 尾語

我們看過了上面的事實，我們知道：五年來東北同胞在敵人的屠刀任意宰割之外。又種上了亡國滅種的罪惡！

日本讓「滿洲國」人種，讓東北人吸。東北林立烟館，遍地的櫻花，成羣成隊的青年，黃皮的臉，彎着腰，睜不開眼皮，不死不活的可憐樣子，幾十年後，在黑禍蔓延之下，我們光復的人民都沒有了。

他們計畫着頹廢，消磨，殲賊人性一切娛樂，大都市之地獄，巴黎地下室中之淫穢，舉凡世間盡感享樂，都在此公開之！好使我東北民衆，麻醉沉迷，永劫不返！

哈爾濱之金髮美人，日本之藝妓，朝鮮之別嬪，滿洲之少女，都讓他們爲「新國家」之繁榮而勞働。粉醉金迷，夜之女的夢想樂園呵，「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浪漫的情緒，秘密的淫樂，水色女性的舞台啣！美人的纖手採取一切資本家袋中金錢，讓誘惑的步調，淺笑狂舞佔領大都市之夜。意大利巴黎之歡樂旋風要在這兒捲起！啊東北東北恭賀你，賭博，鴉片，妓館遍地了！這是受了日本文化的洗禮。這是東北亡省的哀榮！

第十一篇

黑龍江省教育界的大屠殺

一個空前的屠殺，於數月前，在齊齊哈爾發生了。日本帝國主義爲了使滿州順利的朝鮮化，終日疑神疑鬼的恐怕境內有反滿抗日的分子。於是先注意到知識階級的教育界，來一個總的檢舉。帝國主義的天羅地網，神仙也無從逃出。這些知識分子，一經所謂檢舉，就同時入獄了。

檢舉這個名辭，東北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意義。不過日本人每次捕人及殺人之後，都說是這次檢舉了多少，那次檢舉了若干。久而久之，東北的老百姓一聽到檢舉二字，就覺得大難將要臨頭，性命終恐難保。至於和有的觀念，家庭的團聚，人生的榮華，一至此時，什麼都感到淡薄了。

這次的檢舉，事實是這樣：第一師範的體育教員王柱華，音樂教員崔士奎，第一中學的校長王宸章，體育教員王文彬，工科職校的體育教員劉古學，商科職校的體育教員麻秉鈞，女子師範的國文教員厲通綱，日文教員胡超凡，一師附小第一部主任李保全，第二部主任張永，女師附小主任楊樹德，私立龍江中學的體育教員徐君（原名華北中學，因日人討厭華北字樣遂改此名。）都因有嫌可疑，在同日同時被檢舉而入獄了。

就是這些嗎？不，還有很多呢。第一師範的學生劉珍等四人，女子師範的學生馬文鶯等二人，市政局股長劉嵩山，民報社社長王甄海等七人，教育廳體育股股長姜廣年，科

員鄭炳寰，視學屬通緝，也都在同日同時受同樣的待遇。以上的消息輾轉傳來，留在關內的這羣亡國奴，當時都互相談論着他們或她們生死莫卜。

帝國主義，畢竟是帝國主義。案情既不宜布，消息又嚴密的封鎖。他們或她們被捕的原因，究竟是犯了什麼罪，未遭舉檢的人們，誰敢談論來自取罪戾？因為任何人都有被捕的可能，所以心理方面全失了常態，齊齊哈爾市的汽車聲音，在在都使教育界人們胆戰心驚。

消息無論怎樣封鎖，事實總會被人知道。這件事情發生了不到兩月，王柱華，麻秉鈞，王甄海還有兩個都是民報社的，不知其名全被執行槍決了。自然是用汽車載着這五位囚徒開到齊齊哈爾市城北的崔家墳——這五位囚徒的死地——就停止了。還有一桌豐富的酒肴，爲這五位囚徒作最終的祖餞。據說日本人槍決犯人時，這還是一種優待的儀式，也許他們五人把生死看得太重，誰也沒有享受這臨終一剎那的盛筵。

姜庚年，說來他也倒霉，雖然未被鎗決，却判了無期徒刑。其餘的公務員，因爲身分攸關，全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學生因爲年幼，還比較優待，每人判了有期徒刑六年。一師學生楊潔華，北大畢業生李瑞周，未得罪名，也未被捕，但是都偷偷的失踪了。說來真也奇怪，兩個人在齊市無故失踪，他們的家屬和朋友，却沒有絲毫尋找的表示。

還有個更離奇更滑稽的消息，就是教育廳長王賓章的逝世。大家對於王廳長被捕的消息，都保守着緘默。他的吉凶如何，也不去談論。只有黑龍江省公署公報，登載着王教育廳長逝世的字樣，未幾以日本憲兵隊的名義，出了一個公文式的週覽。大意略爲因爲王教育廳長

的弟弟王宸章的關係，才把王廳長請到憲兵隊談話。不料王廳長乘外出小便的機會。竟欲越牆遠逃。護兵阻止其外逃又與護兵發生衝突。護兵萬不得已用槍鎮壓，因此錯誤傷害以至死亡。日本人看一個高麗式的教育廳長，自然不值一文。不過這個死亡的原因，未免滑稽離奇，不能欺騙三歲的兒童。事後通知其家屬，痛快埋掉，拉倒，不准舉行任何儀式，大有魯迅遺囑的風味。

聽說像齊齊哈爾這樣屠殺的事情，在黑龍江省的各縣以及東北四省的全境，都在同日同時同樣的發生，發生的情形，與齊齊哈爾比較，有過之無不及。這個事件發生以後，齊齊哈爾市各校的教員，時常被日本憲兵隊請去談話，時常被命令作關於此案件的感想。文教員的書籍，時常被日本人三番五次的檢查。教員的行爲時時在日本人探警監視之下。此後教育界的朋友們，都不敢互相往來，因爲恐怕有嫌可疑，開罪於友邦。但是日本人的疑神疑鬼，決未因此而減少。更巧妙的，也可以說更可笑的訂出了一個章程，凡三人以上，同到飯館吃飯，必須呈報警察機關。同餐的關係，聚餐的原因，誰作東道，爲什麼作東道，都務須呈報清楚，以符定章。不然，那還了得，國法難容。

王教育廳長的父親，因爲王廳長辭世，王校長又判了十五年徒刑，終日憂傷悲憤，不思飲食。又因年事過高，終至一病不起。自從王宸章被捕，車馬臨門的王公館，已經變成門前冷落車馬稀了。所以王老翁的喪禮，家庭也未敢隆重舉行，戚友們也未敢勇躍參加。悽慘冷落的情形，不可以言語形容。

王氏家中，相繼死掉了父子兩人。雖然亡國奴的命不值錢，可是在其家庭的立場上看，實在是空前的損失。好在判了十五年徒刑的王宸章尚在人間，這也不能不說是幸運。一旦友邦大開天恩，釋放出獄，未始不可以支持其家庭。不料王宸章因為家庭慘遭劇變，本身又屢受慘酷的匪刑，亦在一月前在獄中死掉。以前的萬一能恢復自由的希望，已成了事與願違。

還有綏化縣的中學，正當齊齊哈爾的教育界大事檢舉的時候，也捕去了兩位教員。罪名雖不得而知，大約總都是因為有嫌可疑。或死或囚，司空見慣。在王道樂土的國家裡，這真不算出奇。更有一樁慘無人道的事件，發生在呼蘭縣的縣城。

爲了實現王道主義，所以提倡女子職業。女子打字學校應運而生，各機關的女打字員，也實行添設。呼蘭本來是龍江的首縣，縣公署內添了三位打字的女職員，本極平常。參事官（日人）藉此機會，調濟調濟生活，亦屬可以。不過極不人道的事件，即由此而發生。縣立某校的女孩，見到其他兩位打字員，都與參事官（縣公署的）及指導官（警務局的）有染，覺得不當。遂潔身自持，留心職守，以免蹈她們的覆轍。孰料友邦的鬼子，得隴望蜀，色慾難盈。始而引誘，計未得遂。繼而威嚇，亦未成功。終於強行姦污，以達其色慾。女孩哭訴於家庭，乃父爲了家門清潔不欲聲張，即命其自殺。以後呼蘭縣城，不見女孩的踪跡，其家庭亦宣布其死亡。全縣教育界人士，都極爲痛心。咸以爲如此遭遇，尚不如被屠殺來得痛快。從今以後，我們澈底認識所謂王道。亡國前夕的同胞們！我們誰甘心願意受帝國主義的

屠殺和姦淫？起來吧！以我們整個的力量，去反對帝國主義血腥的屠殺。

附錄六月中央社南京六日電：

（中央社南京六日電）東北來人談：日僞對東北青年學生，近施特別檢查，上月間在哈埠工業大學檢查結果，認爲有反「滿」抗日嫌疑者，捕獲數百人。嚴刑拷打，大事株連！內有學生二人，係與僞第一軍管區于深澂有戚誼關係，某方憲兵根據此種證據，押解該二生赴于處面質。于不承認，某方憲兵當將于擊斃。僞滿一般漢奸聞此慘訊，刻均在惶惶不安中。

鳳凰臺上望鄉關，地老天荒故將閒，自寫鄂王詞在壁，從頭整頓
舊河山！

——有感贈義軍舊書記——

第十二篇 在營口的檢查驅逐

從一個海員那裏聽來的故事。

下面是他的話。

老劉，我這次僥倖還會碰到你，咱，咱這碗飯是好吃的嗎？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羨慕着我這位子「受氣」，你知道我們在日本人的眼中不是人，就連得那臂膊向外彎的；在從前是我們的同胞，而現在變成了敵人的狗的那些傢伙；都要受他們的氣。

事情是這樣：上次船到了營口，河裏駛着小風船和「滿洲」國的小砲艇，老遠的就看到太陽旗和「滿洲」國旗在空中飄揚着。水上警察上船來搜查咧，那付神氣自然是儘够驕的。

「媽的臭×，不行哪！」

「幹甚麼的伙計。」

完全是有意裝着日本人的洋涇浜中國話，這罵聲是極平常的在碼頭上飛揚着。

「抽屜開上來！」

「沒有鎖呀！」

「不管！你開開來！」

強壓着開了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心裏燃燒着憤怒之火，終於抑制不住，用力的拉開了第三排抽屜，讓狗們翻完了，下力的用腳踢了進去，接着罵了聲「他媽的」。接着又翻

床，在枕頭底下翻出來一本三民主義，裏面夾着一張自己從報紙上剪下來的馬占山照片。

「你藏這東西幹嗎？我曉得你不是好人。」

日本人上來了，狗們低聲下氣的敘說着事情的經過。

「走！下去！」

對着我，又恢復了原有的兇像。下了岸，營口的人還是那樣，肥胖的紳士個個還是那樣肥胖。街上風刮着黃沙。

「坐車！」日本人說出來的，又經狗翻譯了一遍，不過坐車的上面，還加了一個「你得」。

「我腰裏沒帶錢。」

「不管！坐上去！」

在小衙門裏；那小倭胖子——日本官咕着嘴巴：

「你爲甚麼要拿三民主義？」

「我回到上海去要考，我吃的中國飯，當然要讀中國所要考的書。」

「那麼你爲甚麼要藏老馬的照片，馬占山是你的甚麼人？」

「我在報紙上剪下來的，放在書裏忘了。」

「噫！馬占山是你的祖宗。把他帶到樓上去！」

糟了，這我知道準脫不了要喝火油，或是噴石灰。

在樓上我看到正在檢查一位跟海平來的女客，爲了翻譯的不懂南方話，於是我便作了臨時的翻譯的翻譯。

「你自己來的嗎？」

「是的！」

「丈夫有沒有？」

「沒有。」

「那不行呀？你要找一個呀！哈……哈……」

那翻譯也禁不住要笑，但他忍着，他不敢笑。

在女的小提包裏翻出一封信來。

「拿給我看！」

小倭胖子忽然假裝着一付正經臉。

「沒有甚麼，這是我的信稿。」

「唸看看，這是我們的公事！」

奪了幾次，終於小提包倒翻了，東西都堆在地下，一封一封的終於都看完了。有一封是江西第六師教導隊的一位軍官給她的，上面寫着有這兩句：

「……希望你到了東北，不要把本來的心變了……」

這又引起了責問的資料。

「你在那裏讀書？」

「杭州××女中。」

「你們學校裏有什麼組織沒有？」

「沒有。」

「沒有，哼！我不信！」

「有科學研究會」

追問了一大歇，終於抑持不住心裡的憤怒，就這樣的回答了。

「組織裏的內容怎樣？」

「唉！我不曉得，我又不是偵探。」

從女子的手裏奪下一包針縫的布包，幾個狗們在檢查着，一層一層的拆開來。「喂！」那翻譯拿着給那小倭胖子看，小倭胖子裂開嘴「嘻嘻」的笑了，吩咐着：「收起來」大家的眼光聚在她身上，她雖然氣不過，但也祇好鼓着嘴狠狠的瞪了那檢查的狗們幾眼。那女的給挪揄着押走了，我明悉那更多的侮辱，是在期待着她。

剩下我，翻譯好像對我親熱了些，在口供的旁邊也寫着一行小字，示意給我「馬越少越好。」我不懂他的用意。搖搖頭，翻譯圈了去，又重寫了一遍。「馬越少越好。」噢噢！「我明悉他叫我供剪到馬占山的照片，日子越少越好。」

「你是六月剪的麼！」翻譯問。「是」。「不說謊？」翻譯又問。「沒有的，這怎麼會說謊。」「噢噢！」由於公司的多方設法，終於我算是從狼狗的嘴裏逃了出來。

第四天的早晨，船要離開這裏的時候。

警察又押着那女的，送到船上來了，無疑的她是遭了驅逐——但沒有殺掉這確算是幸運的了。

在船上我們同她談着。因為同是天涯淪落，所以格外相親，談到極秘密的事，好像我能同情我能替她報讐一樣。幾天來臉變成了可怕的蒼白的顏色。她告訴我們：她是浙江台州人，哥哥在東北作醫生，她是預備去學醫的，她今年祇有十八歲，下面是她的話：「在那裏我住了三天，被幾個偵探百般侮辱，自殺不能，只有聽憑他們姦辱！在從前我同樣有一般女兒的嬌慣，也有着一般女兒的好虛榮。但現在確使我更認識了自己，認清了敵人的面目，這一次是勝過那幾年所受的教育。我知道此後自己是更需要充實自己，本來我是無心的，現在我却有心了。我受的侮辱是大家的侮辱！」

「我們應該這樣！」

每一個年青人的心裏，都同樣的燃燒着憤怒之火，火夫們咒罵着，在機艙裏，他們各人都述說着不同的敵人兇暴的故事……

然而山海關，確大不相同了，出入百般盤查，毆打，逮捕，是日有所聞。出關須買「出國証」入關須買入國証。錢化了還免不了麻煩！

第十二篇 東北近况略述

(一) 政治

日帝國主義者來至東三省，卑鄙齷齪，貪狼覬覦之志，發揮無所不至，以故，上自偽滿中樞，下至省縣，其人事黜陟之權，操自總務廳，賣官鬻爵，賄賂公行，而又酷嗜藝術品，以故滿方大員暨新進份子，投其所好，盡力逢迎，其年節之贈送禮品，希圖固寵者，固大有人在也。至偽『滿』中央高級職員，以及各省省長，徒擁虛名，直或傀儡登場而已；例行公事，但書畫諾之名，而人事進退更不能稍加意見，雖至差役走卒，亦無更換之力。至各縣縣長，更屬千篇一律，其有不識大體者，與日人稍示強硬，動罹不測之禍！例如：湯原縣長劉君，與參事官發生意見，參事官逕發命令，執行槍決，事後省方亦毫無辦法，結果認為通匪了案而已。而各縣縣長，警務局長等，慘斃者更指不勝數，在押者亦實繁有徒，此皆事實，非聳人聽聞也。而各縣之參事官與指導官，更醜態百出，諸惡皆備，各具飽囊之方，毫無統制之力；偶一賄案發生，省方派員到縣，坐地分贓，敷衍了事。至各縣警務局內之特務指導官，多為軍部所信賴，以故，橫行霸道，一縣之中，一年之內，因刑致斃者，不下數百，造成恐怖世界，甚至小兒夜啼，一聞特務之名，即不敢哭矣，其威風所及，可以想見！而浪人等竟因借款不遂，鳴槍示威，日人知之亦不過問，如路上或住戶有稍具姿色之婦女，動輒強姦，稍知自重之婦女，均毀容閉戶而不敢出矣，至賄案之大者，率為修道，建築，等項，

而國道一段，乾有數十萬元之鉅。所有工料均出之於民，虛位無用之縣長，雖有人道及，亦徒呼負負而已，而一警所之建築，事前既不請省動款，擅自隨便勒令民工，民車；運輸材料，砂石，日夜監修，毫不顧恤，偶一工人遲到，立即摔死，哈哈一笑了事，而數萬元之鉅款，日人均飽私囊矣。凡此種種舉不勝舉，書不勝書，不過舉一例其餘而已，其各省，市，縣，以及城鄉，日鮮浪人以惡劣之藥餌，貨物，防火器等，逼令商民購買，直成攤派形勢日不離門，前者未去，而後者又來，以故商民貧困，呻吟於積威之下，而莫可如何。

日帝國主義者殺人之法則有數端：①砍頭，②破腹，③喂狗，④活埋，⑤摔斃。其執行時間，或在白晝，故使人知，或在夜間以滅人口，故夜間一聞汽車之聲，咸知爲草菅人命。

（二）金融

僞「滿」成立後，首先改革金融，即設中央銀行於所謂新京，（即長春）發行紙幣，從前各省區發行之紙幣，勒限收回，逾期作廢，而由該行紙幣取而代之，幣名曰『國幣』其票額有至百元者，在發行之初，信用頗好，有以現洋兌換『國幣』者，尚須貼水，以後用途浩繁，數量加多，前年一度毛荒，直成現洋對扣，日人爲調劑計，實行統制現金，調查人民之儲存暨金店之買賣，有以簪環首飾出兌者，令金店備具冊簿，先行登記數量用途本人住址，經日人檢查認爲不當，即行沒收，而客歲乘金貴銀賤之際，將鈔票收回，同時使金票與僞滿國幣價格劃一，實行通貨膨脹，目前已趨於崩潰之勢，而東北以往所存之現金，早已運回國內，直成一種不兌現之廢紙而已，一旦有大規模軍事行動，此種紙幣將立即無用，而全民因之

不能維持，偽國財政亦立陷於破產。此外，開採金礦，不遺餘力，因義勇軍襲擊，不能按開掘計劃進行，致所得不償所失。

(三) 文化

偽滿文化機關，除東北大學，吉林大學早已取消，其校舍作爲兵營外，而各省區舊有之專門學校，亦均次第結束，目前所謂學校，僅存中小學而已，其所授之課本，由日人審定，內容極爲簡單，多爲麻醉材料，復於長春設立大同學院，招收東北無業青年，施以奴化教育，歷期招考人數極多，訓練後分發各省，市，縣服務，待遇較優，同化力甚大，至各縣各局之臨時需用人才，均由『中央』或各省區分期訓練焉。對以往各省之私立學校，則深惡痛絕，以故，遼寧之共榮中學校長王君，吉林毓文中學校長李君，龍江教育廳長王君等，先後遇害，刑極慘酷。而毓文案內羅織各校教授數十人，因刑致斃者已有四五人矣，其餘均在縲絏之中，決無開釋希望，而遼寧方面摧殘尤烈，遼寧美專校長徐君，化裝潛來國內，僥倖得免於難。且本年二月施行大檢舉，智識份子一網打盡矣。

(四) 交通

偽『滿』最大政策，即爲修路，鐵路除收買北鐵（即中東鐵道）並積極趕修其他幹路外，而各省區之國道，省道，縣道，鄉道同時並舉，不遺餘力，以徵發之民工，爲鞭策之督促，縱橫既經任意，佔地亦不發價，而一路之完成後，令農工，按段修補，雖冰雪載道，大雨滂沱，亦不停工，農村破產，此實爲主因之一。就中「國道」雖有預算，但均爲日人包工，而

一至發價，非携款潛逃，即延不支付，客歲吉林興修江堤，工人索價與日人發生衝突，工人恨極，將日人溺之於江，而潛逃矣。

(五) 農村

農村破產，原因複雜，除上述諸項外，舉其大者，不外下列數端：

(1) 密探之勒索

暗探星羅棋布，無事生非，小康以上之家，暗插槍枝，或偽造黑信，非曰反動，即曰通匪，有錢或得生，無錢絕對必死。

(2) 集團村之破壞

如認為村落地址不當，即實行化散為整，命令一下，即須拆除，否則，繼之以火，而稍一影響稅收，又復化整為散，輾轉相尋，小民直無生路，以故，老弱轉於溝壑，壯者而散之四方矣。

(3) 修道之攤工

修道攤工，違悞農時，終歲辛勤，不得一飽。

(4) 苛捐雜稅

苛捐雜稅增加，催科員工日不離門，而人民支應無力，因而自殺者有之，因刑致死者亦有之。

(5) 天災雨水之過量

客歲東密除北滿較好外，而南滿各縣高田既多荒蕪，低田幾成澤國，總計年成，亦不過十有二三焉。

(6) 金融合作社之成立

金融合作社專以貸款，抵押土地爲業務。借貸無門之農民，本知爲飲鴆止渴，其勢亦不得不然！將見數年後，而大量土地以繳納貸款無力，均將被沒收矣，亡韓故智可爲殷鑒！

(7) 拖欠大租沒收土地

日人統制東北之政策，厥爲欲使民窮財盡。數年來致力於剝削，已無微不至矣。而農民首蒙其害，以致困苦維艱，拖欠大租早成普遍現象，其初期拖欠者以年利三分計算，至期無力完納，即由各縣財政局派員執行投票拍賣或沒收之任務。

(8) 實行戶外捐

戶外捐由警甲調查各戶狀況，再由各戶自報，核其實數，課以税金。

(9) 大量商租地

商租地初辦即爲吉林依蘭道區之各縣荒地，每晌兩元，熟地則爲十五元，而房屋限令拆除，分文不給，以故失業日多，流離日衆。（編者按：所謂商租地者，由日人定價，雖爲有形之收買，實即無形之沒收）。

(10) 掠奪土地

日人美其名爲撤銷治外法權，實際則予日人以購買土地之便利，行見數年後，膏腴之田

，以及都市城鎮之房屋，均以賤價而勒買矣。

(11) 武裝移民

除邊地武裝移民外，刻腹地縣亦實行大量移民，意在各屯，村，造成日滿鮮一元化，以便監視，而利奴化。

(12) 小賣所之林立

日人爲麻醉東北人民計，於各省，市，縣，以及城鄉均設有小賣所，（即大煙館）將邊地所產之鴉片，彙集遼甯，（立有製造廠）將各種烟土混合製造，加以毒質，分定等次，分發各處。同時在遼寧並立有毒具製造廠，將造成之毒具，分發各處，以便專賣，而利統制。

綜上數端，欲不民窮財盡，豈可得乎！

(六) 軍事概況

自事變後，偽軍除收編舊有東北軍之局部並招募新兵外，刻已擴充至三十餘旅，但編制狹小，每旅不過三千多人，總計約有十萬。計劃十個管區，設有軍司令官。軍區下直轄則設有地區司令，亦分要津，此種軍隊之任務，除抽調大部圍剿義軍外，而所謂「國防」方面亦配備分駐焉。其海軍方面，則側重於吉東，即松花江龍江等下游，除修理舊有艦隊外，並歷年製造新式大小戰艦，其船塢則設於松花江中心附近之肇州，儲存極多，規模較大。空軍則由日人操縱，在偽滿國境內，設有航空綫，除圍剿義軍傳達機要消息外，並傳遞郵件，搭載旅客，但據往日本偽滿軍人言：伊飛機總數連佔東北所有，總計不過二千餘架，而水上

飛機尤佔多數。

(七) 所謂國防

日本準備進攻蘇俄，而以東三省爲根據地，時時在邊境向蘇俄挑釁，與蘇俄發生衝突，故所謂「國防」線（即日本之攻俄戰爭線）則側重於吉東，由東寧密山以至饒河虞林各縣之邊境，均與俄國毗連，而由海參崴以至滿洲里連同內蒙以至熱河，綿亘數千里，其間雖有第一線之綏芬河，第二線之三江口，第三線之黑河，第四線之滿洲里，第五線之哈爾哈廟，第六線之多倫，第七之長城線。日人雖配有七個軍團，並參以偽滿之警備旅，爲數約在二十萬以上，地上構築新式砲壘，地下鑿有暗洞，但日人已筋疲力盡，而在俄方視之，空隙之處既多，隨時可以粉碎，故與俄方發生衝突，俄方飛機擲彈，探燈之夜襲，屢中要害，偽滿軍警應付無力，而密山警務局長吳君竟棄職潛逃矣！其嚴重情形可見一斑。小磯參謀長赴北滿視察歸來，發表談話，深懷驚懼之心，感覺力量不夠，故對俄之態度，倍形軟化。至關於所謂「國防」鐵路之附設，吉東方面已成者，則有林佳線與林密線，餘如吉會路之延長，長大路之竣工，錦承線之趕築，在在均關係日本之備戰。而清津羅南之設港葫蘆島之繼續完成，吞吐自如，願盼自雄，無惑乎瘋狂而不可已也！至軍實方面，自得到東北兵工廠後，即重新整理，迨綏戰發生，突加工人至兩萬五千餘人，日夜趕造，其產量之大可想而知矣。

(八) 偽軍反正

當事變之初，一些失意份子，利用機會，上焉者取得軍權或政權，下焉者亦飽目前之生

活，一時興高彩烈，自鳴得意，以後處境日非，待遇日刻，已由覺悟而愧悔當初矣。時至今日，鑒於凌陞之慘殺案，警察總監修長餘之致死，（編者按：凌陞爲偽興安省省長，與修長餘等皆以接濟義軍而遭慘殺），各縣縣長警務局長之罹刑，亦覺後來難期好果；即附逆大員公館之差役，亦均爲日人買通，其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莫不受嚴重之監視，故均有反正之心，但俟將來機會耳。軍隊下級幹部及士兵，在初亦被迫挾，勢本無奈，而一旦有機，即上官或有遲疑，而下級幹部及士兵實力在我，絕對倒戈相向矣。

（九）徵兵

其徵兵制度早已有所準備，而綏戰發生後，更覺迫切，爲應急計，竟有精壯之獄犯而驅至前線者。而各縣奉到徵兵密令，先不發表，由警甲按照戶口，徵集壯丁到縣訓練，近更變本加厲，大縣規定千五百人，小縣定爲一千人，第一期共爲二十五萬人，短期訓練，將來二期，三期，以至無數期，不知伊於胡底也！

（十）義軍狀況

東北『義勇軍』以數年來之苦鬥，日人急欲一舉殲滅，在軍事上採取穩紮穩打，堅壁清野計劃，結果總不成功，而歷次大圍剿亦未得勝利。迨至客歲秋，由偽滿軍隊抽調二十餘旅，在南滿撫松一帶，而在吉林敦化一帶堵擊，經多次之戰鬥，偽滿軍隊損失數旅，大小槍數千枝，陣名；而偽滿一帶義軍成績尤好。各地之人民對於義軍有深切之認

識，作澈底之
所以致此者，實
大屠殺與集團村之大破
壞，有以造成之也。故
義軍人數激增，日人曾
發表實數在二十萬以上
，認爲腹心之大患，刻
義軍一致團結成爲『抗
日聯軍』。在動員之初
，南次郎，開知帶領大
軍萬餘人，意在衝散結
合，結果聯軍業已成功
，而南次郎之圍剿計劃
失敗矣。



由自不亦路行的人北東

了。我走到老太太跟

的位置嗎？請您還是讓

立一路了，腿也疼，腰

吧！修好的先生！」我見她說

。可是這時車上擠的水泄不通，

有人大嚷道：「你這人可怪！怎麼不

：『不是，先生！我把自己的座位讓給那

，難道說大家還不能容忍我嗎？』這是那位

可憐的，把座位讓給我了，請你們包涵一點吧」

那位司機的老爺回過頭來對我竟咆哮大喝：

『你是幹什麼的！』

『我是××中學的教員。』我低聲下氣的回答。

『你他媽這色貨還配當中學教員？你不知道咱們『滿洲國

個老太太！』他狂吠時樣子可真有點難看，就好像一口要把我吞了

『我沒有耍弄……』還未等我說完，他陡然站起來了。

『你他媽混蛋！你反「滿」抗日！好！你叫什麼名字。我回去報

吼着一邊從懷裏掏出來一個筆記本，要記我的名字，這時我氣得兩眼發

第十四篇 從亡省慘痛談到

未當過亡國奴或亡省奴的人，決想像不到亡國或亡省的慘痛，來的同胞們口述東北父老兄弟姊妹們所遭受的慘無人道的欺凌，啊！

最近我有一位在教育界作事的朋友新從東北逃來——錄』，再晚跑一步就完了，曾就他本身的經歷給我講。

『現在東北各縣都修成秘密的汽車路了，奸來辦，可是你萬萬想不到在「滿洲國」什麼呢？就因為汽車夫兼署特務啊！

『有一次我從學校的所在地×

的黑鴉鴉一車人。在途中恰巧

下車疏散疏散，我呢，目睹

下車時，那位司機生

亂竄籠子！』大家都

『一會兒車要

要鬧下去，一定要惹出來滔天大禍，也只得忍氣吞聲了。後來虧大家中排解，任他臭罵一頓，這才算了事。」

同胞們！試想一位謙遜有禮的中學教員，竟被一個孫子輩的漢奸侮辱至此，東北同胞還有活路嗎？當然，這只是日常瑣事之一，但由此可見東北同胞的生活是如何悲慘了！

我聽完這位朋友的報告，除了憤懣以外，不覺一陣心酸，緊接着我就聯想到：看看亡省奴的慘痛，則國同胞之間有什麼深仇宿怨，大家不能聯合起來，一致禦侮？難道說還有比滅我國亡我種的敵人更大的嗎？何況大家不要迷糊，如果這樣你爭我鬥的下去，說話說還有比滅就要為東北同胞之續了。莫非說敵人千方百計的向我們進攻，大家還看不見嗎？

現在我慘痛的向全國同胞呼籲：團結呀，團結呀，團結起來救亡呀，團結起來拯救被難的同胞呀，（波交）以後，要想團結，都沒有自由了！東北是我國復興的生命線，不要任其淪亡！
同胞，不要聽憑他們慘被敵人殺戮而袖手作壁上觀！

後，歸於其居。

歸於其室！

，葛生（打回老家古詩）

殘 殺 我 無 辜 農 民

